



赤城後集卷之六

明道堂記

程文海



夫子之道與天地並繇周敬王庚申距今千七百七十六載改物凡幾代未嘗不右斯文我先皇帝混一函夏詔天下郡國士習先聖之術者並復其身屬賢也新天子嗣位訪落重申前詔以惠博士弟子負繼志也文海際遇兩朝庶問七閩奉條獎勸屬所撰行義年尉薦宣化也凡

職于教者築室館士儲書來誨思其居處臨海
教授新安許种元不遠以書來諭台舊有學學
有明道堂歲丙子燬于兵朔月月半部使府侯
至坐直舍如斗大餘皆露立灌莽中前此庀事
者怵日愒歲忽不省存种元始至即謀此邦者
宿得錢氏屋五間脩廣深以儒人所取泉布倍
直庚之移為講堂翼翼嚴嚴右祠先賢左度器
服從祭象似尊壘胡篋應圖合禮區廡庖福音

燕今治几席炊鬻百須具備經始於癸巳陽月
落成於甲午相月又闢小學於門左侗程師必
士民之選章逢來者都授已課試署甲乙猥曰
居官無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非教授職也
事容解淺願賜一言以記顛末文海竊請官先
事矣士不先志可與否也吾儒何儒斯文何文
又王而不惟周公謚文憲夫子謚文宣周公之
文制作之文也夫子之文雖不得位而制作豈

止性天道云乎哉文不在茲之嘆豈止刪詩定
書明禮正樂脩春秋云乎哉如有用我東周可
西時輅冕武規模四代泰伯堯曰歷序唐虞夏
殷周聖學之傳治道之盛此則吾夫子之儒之
文宇宙宏闊學問浩大令儒無科舉之累而或
昧辭讓羞惡之端有志理義之實而或久經天
緯地之畧平居講貫無半知解異時臨事必錯
路岐故不患百年之無善治決不可一日無真

儒俗流變俱溝務唯唯解果其冠屈奇其服解
稟孔氏之門直視越下之侏若斯儒也有之無
益無之無關人材器也教授造人材官也僕以
余言朝夕誨儒書者庶幾台之人云一一人材
大器遠識時乃之德令聞高風時乃之功

梅長者祠堂碑

方希直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為春日得之而為煦
風得之而為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

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為仁為至善之德為博
厚之化為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為八元
在周為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為能長
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
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
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
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不譁丙丞相之居德不
伐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為用迂而不曲緩而

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
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
窮也彼孑孑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
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
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
之於秦王猛之於苻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
其才智之不足與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
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

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
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
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
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
之子孫台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
字昌圖者仕晉為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
亡卽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鳥降其所
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郡縣以為鳳集上

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
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
命郡縣闢其所居舍爲丹丘寺云今八百餘年
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
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
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
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
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

為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為用國之不壽也固宜
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
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
聞長者之風者即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為
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
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為詩
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偽如雲非
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為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

名漢祀四百將多相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
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涵以雨風或垂于
時世不能以澤鍾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嘉模
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海濱行脩于身閭里咸
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旌門惟德是嘉曰
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儀式錫之嘉
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于今尚
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之

澤為善無位所以則長若惟尊崇卒取危亡有
嚴祠宮浮屠攸宅歲時烝嘗子孫千百輔德惟
天為善惟人載其浮風民俗是惇

重建天妃廟碑

劉基

大極散為萬彙惟天為最大故其神謂之帝地
次于天其祗后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
為陰類故海之神降于后曰妃而加以天尊之
也天妃之名古不見經傳國家建都于燕始轉

乘江南過黑水越東采之興成山秦始皇帝之
所射魚妖蜃之市悉帖土如平地皆歸功天妃
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廟歲遠使致祭祀禮
極虔而飄船之往來咸寄命于神即有變恠風
惡濤疾呼神乞靈有若水見桅檣聞其光輝輝
然舟立自定由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
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無或與京台州故有天
妃祠在城東五里延祐中守土臣病其遠弗便

于祀事乃徙置其神像于城南垣外水仙之樓
故祠遂廢為墟今至正十有一年方國珍復亂
海上明年夏五月寇台州自中津橋直上登樓
騎屋山內薄臨城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登
者盡壓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樓并燬又明
年中書叅知政事帖理帖穆爾出為江浙行省
左丞領征討事賊聞之因温州守帥吳世顯納
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公與南臺侍御史左

峇納實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討二公既受命
至台州遣使宣諭方氏兄弟大感悟悔罪悉歸
所俘民願歲帥其徒防饘糧至直沽以自效於
是海上既寧惟天妃之神無所於棲遂召其父
老謂之曰嗚呼古先哲王所以致敬于神者非
所以為民乎夫神無依惟人是依人盡其禮而
後神降之福今此邦之民士負看槩衝鋒鏑蒙
荆棘披霜雨數歲惟近在海濱之故海之神天

妃為靈今人既獲定而神未有居無乃於典祀
有闕而扎瘡天厲之咎無所歸乎衆拜曰然公
命吾欲也乃即故祠之墟買民地以廣之命達
魯花赤孛顏忽都治其役乃十月己酉廟成於
帶平原前拖長江環以群山清宮迴廊丹碧照
耀高明繚垣鎔瓦輝赫脩篁美木列植左右台
人觀之無不樂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於是
栢蒼劉基既叙其事復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

以祀神其詞曰縈珎兮羞肥芳椒蘭兮菲菲
靈舟兮注雲漢神不來兮渺予思輕霞兮長烟風
颼颼兮水漪漣神之來兮翳九玄伐鼓兮鏗鍾
吹羽笙兮舞霓幢焱迴旋兮留六龍樂具奏兮
齋肅雍鴻熙洽兮釐祝從江安流兮活波伏蛟
蛇兮偃鼉鼉蔚棄麻兮穠麥禾有壽考兮無天
瘡穆幽潛兮動天和於神功兮世不磨

重建巾山翠微閣記

趙與誼

赤城西北南層巒疊嶽蜿蜒鬱勃蔓延縣巨魏
乎高哉不可攀也其東與海相表裏山勢形斷
續不相屬屹然矗東南隅為東方屏翰者賴有
中山山一名怡憤駢頭髻聳如伯仲差肩而立
有浮圖冠其巔如龍兩角真奇觀也予少誦任
翻詩有鶴翻松露僧開竹房語嘗夢想其處恨
一官絆縛無從登絕頂訪唐人遺跡不自意聖
天子予一麾來突兀此怡憤在吾目中間鶴與

房則曰鶴去久矣房即翠微閣後人摘詩中字
標著焉房圯自往年罹鬱攸之變未有能起廢
者其不墮劫灰而與山共一古今者惟翻詩耳
予曰不有鶴盍成詩不有房盍致翻鶴去人仙
房以志古房可廢乎爰即舊址度材輦石而鼎
新之頃焉閣成直欄橫檻下瞰闌闔萬瓦次鱗
如指諸掌迴廊曲牖頰視滄溟澄江蜚練如縹
長帶日出霏開麥疇蔬町如界如畫水落石出

遠林近山如伏如拜晴空鷹揚兩溪鷺翥烟霞
暝曖霧靄欲歎變現百態無有窮已於是足不
出城市而赤城川陸之景如索諸畫軸可坐而
致景可坐致而詩之境界益寬景無盡而詩亦
與之無盡而翻之風流於是儼然如存鶴翔雲
際無在無不在亦可想見翻之標格翻固在也
閣之存詩之景備千古雅韻籍以不磨滅閣可
廢哉閣不惟於詩不可廢城之東南恃以為屏

翰竒觀所在又可廢乎哉故歷書以告後人俾
勿壞

重修東山閣記

邢宥

台郡治之巽隅相距七十弓之地有閣焉曰東
山閣地本無山而閣以山名者西有山而東不
可無也象於天者西有昴東則有房形於地者
西有華東則有岱若圖之八九書之三七若榦
之乙庚亥之卯酉此皆天地間自然之對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陰陽家所謂左右瞰者是也于以奠方位而觀城守于以來具瞻而開義談閣蓋不可無作而亦不可不以山名之名積于口聲積于耳目若有所見心若有所懷不一人然人人皆然不一世人然世世人皆然是東雖無山而人自不知其非有也作之者不為無意赤城志有圖無說始作之年若人皆無所考然志作於宋嘉定則是閣之來固為遠矣或曰與城

同初實始于唐弊而新之不可知其幾何也天順庚辰歲之夏郡守瓊臺邢宥至又丁閣一弊焉守觀之意將有營而力則未暇也明年郡父老以弊告請遂新之守之力猶未暇也又明年復以告且曰其所係者重也弊之極矣是不可以已也守乃詢諸僚案合衆謀而用其長屯材鳩工時以農隙擇於耆老之中命其能者敦匠廉者司出內材選其良工核其實撤其舊因其

亦城後集卷之二
址掃而新之凡百之費一出於規畫民不與焉
自經至落不再越月而訖工其高若大規模一
視乎舊無其華而實過之守之意也落之日父
老咸拜而言曰閣之成太守之力不傷財不厲
民是可賀也守曰財非不傷也視義之可否而
出內之不吝也民非不厲也擇可勞而勞之以
遠怨也又曰閣之興廢風水寓焉民將免災而
而受福也是又可賀也守曰風水之說儒者未

之學關係之有無不可知也然所謂災與福則
不在是書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記曰福
者百順之名也職民杜稷者能宣布
聖天子德化俾斯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內
外各盡其道而無罔其所生乃所謂福也守則
未能也反是為災守蓋憂之若曰災與福在是
則非也郡父老再拜曰太守言及此吾民之福
也請刻石以為記於是乎書以歸之

忠應顯靈侯廟碑

黃超然

世有挺特不群之才其生也患不及用其用也患不及盡生而不用用而不盡人皆曰制於天也然有穹官峻職天偶不用之於生前而特用於身後若顏卜之修文郭加之中郎與夫蔣子文之王鍾山柳子厚之侯羅池蓋無得於此則有得於彼不伸於顯則當伸於幽天於挺特不羣之才故不忍使虛出而虛遊也維黃氏自尚

書府君由閩徙台始家黃岩之柔山垂二百年蓋而未發是生從大父顯靈侯諱希旦字仲魯侯有神力視扛鼎振席殆不足為戲擇鉅竹一握即碎重屋脩棟可挾而動也為兒時嘗誦書家塾晝觀緋紫數人捧文書若告身者示之曰帝命若主此土言已忽不見甫弱冠而卒方議卜窆巫言當有大風拔木處即吉地也里中唯今置廟處木適拔輓至即軸折遂以葬焉於是

靈響暴著遠近空集廼即墓立廟宋寶慶間賜
額忠應寶祐間賜謚顯靈超然惟漢關張唐褒
鄂皆以驍勇雄武號萬人敵關張雖功名不終
然猶焜耀史冊而褒公鄂公遂圖形凌烟稱唐
虜將竊聞侯之才氣與故老所傳平生行事蓋
軼出關張褒鄂之上使得時遇主萬戶侯何足
道不幸蚤死不少概見既不得為名臣死遂為
名神風馬雲車翕忽有無民水旱必禱疾病瘡

楚必請谷答響鼓應桴殆百有餘年而如一日
嗚呼天不用侯於生前而用侯於身後豈不以
長材壯志暴白於一時者有限豐功盛烈福應
於千祀者無窮向使侯生而及用用而獲盡則
亦已矣安得英氣凜凜沒而愈強使一方永賴
到今哉廟嘗再新今丹雘已暗碑猶未植使侯
之英風駿績與前朝褒錫之盛泯泯弗彰無以
揭當代而昭無極豈非缺歟某少有此意自揣

蕪拙不足以稱豐碑，慙不敢為。猶伺筆力少進，
心口相謀，謂為之未晚。今年益衰，筆益退，不敢
覬復進。若自醜其文，則碑終缺矣。乃卒為之。深
恨不能發揚萬一，則又為歌詩以薦，祀其辭曰：
山巖巖兮水蕩蕩，萬生異人氣開張。竒骨神駿
如龍驤，謂宜勒勛紀大常。忽乘白雲朝圓蒼，天
官有勅鎮此方。前朝錫命恩煌煌，靈旗駟馬侯
來翔。吏士整肅不可當，約束魑魅虎豹藏。我民
無厲歲有穰，福及子孫祈壽昌。簫鼓嘲轟進侯
堂，割牲醴酒弗敢忘。山可泐兮水可量，侯祠千
載德彌光。

王貞婦石祠記

李孝光

王貞婦者，夫家臨海人。皇元至元十三年冬，主
師南下，王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長見王媵，
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憤痛，即自
殺。千夫長奪挽不得，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欲

死不得問自念當被污即祥曰若殺吾舅姑與夫而求私我為妻妾者欲吾終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入君焉用我願請為服菴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為君妻也千夫長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嶧守者信之滋益懈過青楓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向望自投崖

下以死或視血則血漬石間盡化為石天且陰雨血復墳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嬙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不盡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彝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後世苟人人類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鉤戟不足喻其利矣勇士不足喻其強矣何亡國傾家之憂彼貞婦所為者顧奮烈為丈夫之所不必

為噫宜為而有不為悲夫至治間會稽嵒丞徐
端為起石廟樹碑廟中以旌其鬼焉余曰始吾
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過其地見
其拇指化為石追念貞婦決死時徬徨悲傷不
能去豈其鬼未泯尚有感人耶嗟乎匹夫匹婦
顛沛流離誠能動天如此天豈遠人哉

重建王貞婦祠記

徐一夔

浙東道都元帥周侯之守禦嵒也重建王貞婦

祠於青楓嶺上既成縣學教諭項昱貽書一夔
致侯之意請記按青楓嶺在縣北二十五里深
鬱峭拔下臨百丈之淵至治初元縣丞徐端鑿
石為屋以祠貞婦後五年僉浙東廉訪司事杜
公秉彝行縣改為木屋四楹於石祠南五十步
而近至正十八年旁郡失守祠當往來之衝官
兵舍頓燬焉及侯被嵒縣之命過辭行御史中
丞月公公謂侯曰縣有王貞婦祠廢於兵燹宜

更作之侯承命惟謹既至外嚴斥堠內務安輯
遂修舉廢隊土仍構屋四楹故址上命士卒致木
石而屬幕僚李某今史陸某董其事二十四年
四月也越三月告成又招失業之民如千戶居
祠左右以備洒掃貞婦者夫家天台人也始國
家以一將之師徇地浙東有千夫長者虜得之
貞婦以計詒弗即被汚謀死未獲間已而師還
從上青楓嶺顧視嶺下澗深澄澈深窈曰可以

死矣即口占詩嚙指血寫山石上而投澗死其
後有司以其事聞朝廷旌之曰貞婦而邑人因
易嶺名曰清風云事具故秘書監著作郎李公
孝光所為記及宋史列女傳嗚呼方時承平貞
信之教浹於田里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雖
有強暴之夫不敢侵陵正女以冒刑憲不知貞
婦之為烈也及乎治極生亂氓隸佳兵窮亮稔
惡以殺為嬉令妻覩女猝就執辱慈父不能保

哲夫不能庇啣寃茹毒沒為異類者不知其幾
然後知貞婦之為烈也夫秉彝好德乃人心所
固有吾謂茲祠之成過其下者徘徊瞻對想貞
婦奮死之烈奚獨閭閻女婦罹不幸者知所激
厲而凡悍夫勁卒亦必改心易慮不致孤人之
子寡人之妻以自快矣然則侯達是祠於捨攘
之日其篤倫理裨風化之意夫豈淺哉余既喜
侯志又於貞婦為里後生故願為之記若夫楚

行竒節則有著作公之文與信史在茲不復著
侯名某字某名人是年十月記

遠庵碑記

陳永年

邑西六十里曰寧溪有王氏居其先來自錢塘
至五世祖諱元禹隱德不耀克廣前業比死乃
卜葬于五部山王輿之原其地去家北五里內
如立掌外如植屏層巒疊嶂夾于兩旁一水以
橫其前實溪山之勝也墳之前舊有庵曰寂照

寔子孫之為緇徒者營以奉香火既而相繼以
老去曾孫似率習儒者居之以講業前禮侍季
公元衡嘉其志榜其堂曰鳴騶之似死歷四十
餘年更守者數輩皆不得其人以故棟宇蠹敗
旁穿上漏為瓦礫之場慶元丙辰寒食祭掃族
衆悽然相顧曰我輩安居樂業祖先餘澤今塋
屋傾墊弗支吾罪大矣於是翕然定議哀金聚
粟期於再建耳孫績經竭力以任其責鳩瓦木

庀工徒規模畫悉允衆情自門祖堂祠宇中寔
主房賓舍厨庖之屬各有攸處用匱則族長季
搯與其弟季權季授復出私帑繼之生生之具
靡不給用隱深周緻於勝前初也始役於丁巳
二月己未畢於五月庚寅費錢三十四萬粟三
百六十四斛有奇舊無墾田今衆出良疇二十畝
及竹木兩山以為贖墾舊路沿溪而出後為洪
水衝激坳突不可行季搯猶子統姪孫炯燠有

地在其旁慨然闢六十丈濶一丈二尺為路族
有僧曰善昭勤謹善生理因命以守之落成之
日少長具禮迎奉木主自上代而下俱集于靈
堂奉安之餘聚生餘福更相告曰繼自今垣宇
當興葺毋得以擅居器物當加護毋得以互用
竹木當封植毋得以剪伐地利之入專留贍塋
毋得以有諸已敬之有不然聚而詰責之清議
所加當自不容也嗟夫人孰不知愛其親妻子

具則奉親之念衰燧火新則慕親之念薄有如
王氏之祖已更數世子孫敬慕之心殆如一日
眷眷松楸之間若有不容釋者非愛其親之至
能若是乎語云慎終追遠於斯乎見矣永年王
氏甥也久與諸表兄弟遊屬命永年更名其庵
且為文誌之義不獲辭因即追遠之義名之曰
遠庵而其堂曰時思云

崇善堂記

陳衆仲名旅元國子監丞

崇善堂者宋郡馬蘆雁黃居憲之所肇建元節婦陳氏之所增修以為退休之所也始陳氏寡居年二十九姑老而子幼門衰而援弱陳氏抗節自誓易難甘苦養其姑以天年終擇地而葬而夫祔焉子娶士族女嫁為士人妻內外事畢凡三十年而陳氏亦老矣一日若有感于中者悵悵不已進諸子命之曰吾與汝等俱不幸汝父蚤世吾又不死然庶幾無憾者以汝袒母待

我而安汝等得至有今日也或謂佛氏之教能為亡者獲福吾不能必其信否吾但為退休之所托佛以事之聊以塞吾暮年之感毋乃不可乎皆應曰諾不敢違命於是即崇善堂增修焉堂直屋西百步而近乃居憲之舊址居憲望族也偕郡主趙氏卜葬永壽寺東之烏巖山遂建堂於蘆雁以奉祀事後弛兵燹陳氏夫居憲十六世孫也故因而築之蠹易而堅撓除而隆申

以燕室蔽以輔廂雖桀度不必高深而堂與有限矣其所為費皆用私錢不以累其子又買田二十畝為後來守視者之計既皆成十日而處焉陳氏弟兩峯先生德永用行御史察舉補官白石精舍與旅有斯文好也以婦翁李孝光書抵京師請旅撰記刻石別屬揭公揆斯書達兼善篆蓋旅既發書嘆息言曰賢哉陳節婦也而德四焉夫死不易天信也姑老而不失養焉忠

也訓育子女以有家室慈也老及而退而托於佛成功不自有焉智也信以達守忠以盡孝慈以率義智以遠貪夫有是四德者可以勸勵風俗不可不記詩曰淑慎尔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節婦有焉旅聞陳之先出自宋諫議大夫忠肅公瓘陳夫黃之先同出壽雲始祖閩尚書懋咸有世德故節婦能自立如此節婦台黃巖人夫同里諱子毓庶子曰本中仕學正

本禮本善仕教諭長孫曰應卜仕縣尹皆以明
經舉云云

赤城後集卷之七
陳德求
紫巖祠記

赤城後集卷之七

紫巖祠記

陳德求

紫巖祠者故鄉先生周彥德氏之祠也彥德諱
潤祖家世臨海人生能德於其鄉又作義塾以
教鄉之子弟鄉人尊之因即其所居以稱號之
曰紫巖先生焉故於其死也相與謀議請諸有
司以聞諸當路大官貴人素重先生名又知省
臺交薦不起益高先生行義聽其請而祠立焉

始先生病時會朝廷使者經畧江南諸道黜陟百司起立園隱逸於是擬授國子助教既死命始下人雖以為先生榮而祠之立不以此者尚德也鄉人以祠成不可無記又相與謀議屬之同郡陳德永使為之記焉德永舊嘗辱相往還知其為人又嘗為文以祭且謂素行比王彥方而文采過之所以深悼其不幸而為鄉人惜也乃不敢固辭而論次其事先生祖氏繹齋先受

業於子朱子高第勉齋黃公之門人源深流長蓋而不竭同郡翁先輩即家建鄉學首往依之周待制之貴顯也又日夜益相磨切由是德性溫邃成就完美為文端莊中法度隱居教授鄉里四十餘年子弟興行婦女易色鄉人有為不善於其家者聞有司將治之乃自歸罪於門先生曰此其眚灾適爾既而獲免終先生之身不敢為惡吏胥催科過境上輒和輯其頽耻為暴

疾变故起城郭縣鄉居民無不被兵者獨先生所居秋毫不驚先生居家每旦必會集諸昆弟迨暮亦然賓至如歸年滿七十與少者為禮亦謙讓不肯坐上坐先生之於為人如此是以薰陶其鄉為良善之俗變其民為質厚之民繡衣特節之凡過是部者聞先生名字亦無不請問其廬而禮焉先生不事矯激無所依隨冠帶見客人人滿意薦書絡繹視之泊然蓋其積累之厚

故其操守之固是其有本者然也竊嘗慨嘆夫開物成務之教衰而世之為士者擴充或未極全盡涵養或未極至到善不足裕已誠不能動物往往急於自成能無愧乎先生寡矣先生之學誠中形外始終一節効驗明著能起而之不及德之所被止于一鄉然至於鄉人祠祭之舉其慘怛之心思慕不能自己之意將子孫世世是保則與享貴富於一時不旋踵而磨滅者得

失相去豈不千萬也哉因又為之作詩以係記
後使歌以祀神靈有知其尚遲遲而不忍去也
詩曰坎坎兮擊鼓青山兮環堵風盤旋兮屢舞
此有宮兮維子之所擊鼓兮遙遙薦芳馨兮庶
豐儉神駕兮在所中神欲兮我能汝從神之德
兮如春善煦物兮以慰我人我人所報事兮毋
敢弗勤神毋去我兮我子有孫

趙氏祭田記

陳衆仲

古之君子有圭田以蠲祭有宗法以聯族子孫
歲時得相與追念其所從出者焉自夫田制宗
法之皆可廢也雖貴臣大家有私田以供粢盛而
世遠族分能存田以祀其先者寡矣惟不知祀
其先也則寢昧其身之所從出惟昧其所從出
也則視其族人若塗人矣嗚呼此後世人紀之
所以解散而莫收也天台黃岩趙氏之族長與
慶使其從子海鹽州知州孟貫致書于陳旅曰

吾祖宗正少卿諱子英宋南遷時為黃岩丞因
家于邑之西橋有子六人諱伯淮伯浣伯洙伯
直伯澣伯灃皆以文學登膺仕至其孫太常丞
諱師淵判宗正諱師夏皆受業于朱子之門且
締姻焉故趙氏能以禮世其家雖宗支蕃粵而
必合族以祭凡執事皆子弟為之少長秩然周
族一庭之間如是者百有五十餘年趙氏之老
人謀於廟曰中州之宗社園墓化為墟草久矣

自宗正來則不可無祀然世益遠族益分矣遠
則易忘分則易攜誨志宜有其物乃以宗正所
遺田百六十畝存之以為祭田族之長者主之
歲更擇子姓之愿而才者掌其出入而世以為
常至元內附時宗正四世孫與栗以碩學雅德
受知于我世祖皇帝為翰林學士得請自宗正
四世而下俱復其役遂欲以昔之祭田託薦紳
記諸石庶後人知所以存田之意未及記而卒

今又三十餘年矣與慶於學士為第以齒序寔
主族事念前志不可以不竟子宜記之旅費書
嘆曰嗟乎故國之社屋矣西橋之宗猶有田以
祀其先其人猶得不與編氓同役甚矣我世皇
之優賢而學士之能亢其宗也凡在是族者盍
亦思曰祭以報本也有身則有祭初不系乎田
之有無况有田乎又以世承恩祿得安然用其
田之入以祭以燕於其私乎誠若是思之則掌
茲田以祭者又何忍以其身為蝨賊哉不是之
思惟欲得利於己則隳成規啓弊端曾幾何時
田且不存祭於何有而遠者日益忘分者日益
攜矣吾聞趙氏多賢子孫必無是也萬有一焉
則上負國家中負祖宗下負來裔尚得謂之賢
子孫乎

敦睦堂記

宋濂

台黃巖之西三十里有澧水澧水之上大姓張

氏居焉故有堂曰樂善至諱遂者屬其子先祖
與璣為歲時合族之所諸孫若奎等五人謹守
而不敢廢元至正壬辰堂燬為盜嘗欲作之而
未能越二十六年為

國朝洪武丁巳若奎之子昭與群從兄弟謀以
為自斯堂之廢久而不復則親義踈而友悌乖
將始諸此可不亟圖乃各出錢粟材木金石之
費合作同謀弗怠弗息如營其私越明年堂成

既行會族之禮復更其名曰敦義其在京師者
太學生昇遂來徵余記昔者先王盛時制民之
具既備又為井田以聯其心為鄉黨州閭以同
其俗為學校以化其暴戾而樂其良又有月書
歲考之法以糾其不率教者而取人之際又必
察其孝悌姻睦之行焉故當是時凡比屋隣井
之人喜相慶戚相弔疾病患難相調恤如至親
然脫有災禍非常之事狼霍不軌之人皆無所

自發發則親戚隣保隨而撲滅之故其時天下無亂民以百姓皆相親睦故也世遠法隳人自為家鄉自為俗甚者兄弟父子不通假貸憂喜不相問逸樂不同情事觸於中則勃然操戈而相逐父不能以禁其子弟不能以諍其兄往昔之亂多起於此非民性異於古也制民之具不若耳制民之事非無位者所得為有志之士能睦其族化其鄉而不陷於非義豈非善學古者乎若張氏之為蓋近之矣賢人君子豈必皆假乎位而後行道居乎家而使同姓之親少長知禮讓而不爭牴者知勉於學而篤於行頑嚚化為純慤愚昧者不失其性是亦道之推也豈細事哉張氏之孫多賢能其鄉咸稱之它日東海之邑聞有民淳俗厚如鄒魯者必張氏之化也歟試記其堂以俟焉

萬卷樓記

王禘

臨海陳氏有藏書之樓曰萬卷樓其書之藏以
卷計者不啻萬數而曰萬卷焉者乃盈數總稱
之也陳氏世儒家五季時自金華來居縣西之
松里族大以藩衣冠相繼至宋少卿府君始即
所居作樓藏書逮其諸孫大著府君復新之入
國朝大德間大著之季待制府君又新作之而
聚書益多矣樓為楹間者五東西兩偏皆實以
書虛其中以為賓客之所登覽而歲延名師集

弟子肄業於樓下宏壯而亢爽四面谿山環繞
如拱下臨廣池荷芰交茂其北則忠順堂存焉
待制之孫模子雋頃留京師予辱與為友嘗以
記見屬會予南歸不果為子雋尋以使事至錢
唐復請予記乃為之記曰載藉者先王道術之
所寓也文藝之文箋疏傳註之說朱子之術作
歷代史氏之紀錄以至天文地理曆法律數權
謀兵畧字族譜之傳星官藥工山農野圃旁行

敷落虞初稗官之遺與夫論義刺非感微託遠
山鏡家刻浮誇詭異之詞章皆三皇五帝以來
下更秦漢以迄于今聖人賢者魁傑之士鞠明
寃黜竭精備思各推所長而載之於此可謂博
矣然於天地人物小大精粗之理脩身理人家
國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故莫不具在反而取
之又不可不謂之約也故為學者於凡載籍求
之必博而取之必約求之不博則無以極其廣
而於道術之分裂不能會其異而攻其偏取之
不約則無以守其要而於道術之純全不能得
於心而推諸身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夫學而至於能約而有得於心則道在我
矣在我者重則外物不能累我矣苟能推之則
大可以用天下國家而小可以為天下國家之
用矣如弗用焉則又將以吾之得於心者託之
言語垂諸載籍而已矣嗚呼此君子之為李所

以有賴於書也今陳氏之所藏書無所不備而
陳氏之用於世皆書故也近而論之大著以宏
材碩學擢倫魁躋膺仕為時名卿待制以雄文
竒烈卓然樹立充一代之偉人既皆見於用矣
而書故在也是以子雋尊父負外君克謹其承
享有祿仕而子雋兄弟益祇厥紹方嚮進用詩
書之澤實有衍哉陳氏子孫游斯息斯俯攬遺
編仰瞻華構念前人積累之不易而繼嗣之懷
謹肆於學固有所不能自己者矣予故因子雋
之請為著其說特詳云

知學齋記

王禘

人不可以不學而非所當學不可以為學知所
當學而學焉斯可以言學矣所當學者何聖賢
之道是也聖賢遠矣而其典籍具在其言可致
其道可求勉焉以至也知其學而學焉雖未至
於聖賢蓋亦聖賢之徒也夫人莫不有是性也

有是性則有是才盡其性而充其才者聖賢之
所以為學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
也盡性則理之在我者無不明而親天下無一
物之非我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夫謂之盡人盡物之性則天下含智之
人肖翹之物舉必待我以遂其生樂其所矣所
以然者由我之盡性而又由我之才有以應之

也是故家國天下之事衆多不易為也而所以
品節弥綸之者非才則莫有以應之周子曰才
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也蓋盡諸己而及乎人
物者性之所以盡也盡乎人物而本諸一己者
才之所以充也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而氣亦天
也盡其性充其才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而
無間焉則與天為一矣而其志於是也亦本於
誠而已矣是故盡性至命未有不本於孝弟也

窮神知化未有不由通於禮樂也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屋漏之無媿妙極乎危微執中之奧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自小學以底大成本末雖殊而無二致自一己以對天下体用雖別而皆一理所推者廣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不謂遠且重也此聖賢之學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

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孔子顏曾思孟之所以為教者其不以此也歟嗚呼三代以還聖賢之學於是不明不行也久矣當戰國時蘇張以縱橫之學行管商以功利之學顯申韓以刑名之學見揚墨以異端之學名及漢有黃老清靜之學有專門訓詁之學有災異之學有織緯之學至晉有清虛之學至梁有佛氏之學至于隋唐又習為詞章之學百

家之所立各奮其私說一代之所尚皆徇乎時好道術為天下裂至于宋蓋千數百年其間如荀卿楊雄董仲舒賈誼王通韓愈氏歐陽脩氏庶幾明聖賢之學矣而其道不火顯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蓋欲行其學矣而亦未能以有為也惟春陵周子者出始有以上續千載不傳之統河南兩程子承之而後二帝三王以來傳心之妙經世之規煥然復明於世關西張子

國之崇執禮之教考三代以示方來推一鄉以達天下皆可謂卓哉聖賢之學者矣迨攷亭朱子又集其大成而折衷之廣漢張子東萊呂子皆同心僂力以閑先聖之道而當其時江西有易簡之學永嘉有經濟之學永康有事功之學雖其為說不能有同而要為不詭於道者豈不皆可謂聖賢之學矣乎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賢之學所以為盛也智

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物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立一代之所尚其學所以不足貴也人莫不有耳目肺腸也而莫不誘於高遠蔽於淺陋天之與我可以為聖賢者不能以自信也有能知性之具於已者不可不盡才之盡乎人者不可不充篤信實踐而本之以誠焉雖未至於聖賢豈不可謂聖賢之學者歟吾友天台徐君大章非其學

不學而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者也故名其所居之室曰知學嗟乎君子之於學豈徒知之而已乎知之則必能好之好之則必將至之以不止勉焉以求其至可也吾故推本聖賢之學與大章商略之大章亦尚有以教我而同底于成哉

明德樓記

徐一夔

吾邑張可敬氏與余同僑武林城中一日手出

一卷見余於授經之堂發而視之則前內翰鄱陽周伯溫甫所篆明德樓三字周公以篆書名一世而此三字端勁圓潤得斯水之妙撫玩久之緬想前朝文物之懿不忍釋乎已而掩卷問樓之面勢與名樓之義何若可敬進曰吾居在邑之中先大父為處州學官及歸爰作茲樓以務窮理盡性之學適周內翰以使事過天台嘗登吾樓為先大父書此三字揭之楹間以示正

學之有在吾大父不幸捐館茲樓亦燬於兵幸內翰公之遺墨猶在作新樓于舊址取其遺墨摹而揭之吾大父雖歿猶不歿也子幸為我記之可敬之大父伯寧先生也吾去鄉里蚤未嘗一造其樓而拜先生今觀先生之所以表見者亦或可得而窺其涯涘矣涉浙而東山岳之秀無出天台而赤城瓊關玉霄諸峯之竅秀者又悉赴于縣樓近市廛高出衆屋上諸峯之秀悉

可攬而有秋高氣清先生身處埃壘之表倚樓而望天宇鏡淨纖翳不生萬象呈露先生神觀爽朗收視返聽冥然內觀所謂天之所以與我者其本然之體段顧不獨見於此乎此樓之所以名也雖然此義也文公先生於孔氏之遺書言之備矣而其門人弟子又復以鏡為喻以謂鏡之為物塵垢去而鏡之體見猶物欲去而心之體全是則是矣此第言其用力之之地初不

若即鏡觀心表裏一致之為至親且切也文公先生平生精力盡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而明德二言又大學第一義學者誠有見乎此大之而用天下國家小之而為天下國家用胥此焉出經生學士何可以習熟見聞而易視之哉吾聞文公先生四書之成傳於吾台最蚤意者先生去前輩未遠精微之旨蓋必有所受矣宜其表見如銘刀劍銘戶牖之不敢忽也不然

赤城後集卷七
一十七
茲樓專山嶽之勝芳題雅匾何所不有而獨有
取於此哉吾雖不及聆先生之緒論因可敬之
請而粗言之而亦未知其至與否也夫苟未至
在可敬用力如何耳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
德子幸歸而求之

中山草堂記

方希直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
著者天台四明鴈蕩天姥皆穹窿崐峻為天下

竒觀跡儼乎蓬閣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
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徃徃終身未嘗
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
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
因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故人至
郡者無不徃遊凡宅于左右者必構危架迫以
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迹且卑其所蘊
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

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
谷知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
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
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
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
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
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
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至焉巾山岩壑之

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間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
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
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
璧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
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
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
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
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

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尚語山靈待我東歸尚當約同志重遊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南齋記

方希直

人之初無有貴賤也才有所不若德有所不逮而敬慢之心生相慢之至以尔汝為未足而呼

其名以相名為未足而加以醜汙之號尊敬之甚以稱其字為僭而稱其姓以稱其姓為泛而曲為之辭長之則曰長者師之則曰先生或因其所居而為之號或因其所居而美其稱而先生長者之號夫豈強之使出於口哉衆人之於君子以為不如是不足致其尊慕之心而君子之貴於恒人者固不待乎此也德誠尊也才誠美也世雖加之以公相之號猶不以之為貴而

况其細者乎世俗不之察挾其區區之細以為君子靳而不知苟無君子之所有雖加以世俗之貴而其可賤者固在吾之所得果有足貴焉則夫先生長者之稱與公卿大夫何別哉呼之為公卿與號之為先生長者均之出於人之口也然公卿而無可敬人未嘗以先生長者推之先生長者道德有以服乎人則公卿不足為之重吾以是知德為衆人所推者過乎位為衆人所貴者甚遠也臨海陳先生行脩乎家學信于朋友聲聞於郡邑以朱氏詩教授學者受業其門而以文辭政術稱於世者相迹先生年老家居門人尊之不敢舉其字因其所居南齋稱之為南齋先生而先生不喜自居也自謂南齋滯叟世之所尚以為貴者印組以為華祿賜以為豐崇顯之位以為泰之數者咸無焉而人尊而推之不敢字之而姓之不敢姓之而擇美號以稱

之此其人豈有待於物而貴哉知其無待於外而猶強為之號以加其身直乎先生之弗喜居也雖然名者衆人之所同欲也汲汲而求之則失之也必易不得已而受之則居之也必安先生而嘗見夫世之所謂貴人者乎人面而陽尊之背而陰笑之生號為公卿沒喻大鼠者亦衆矣彼惟不務於德而求於外物之多也故得之而不可常有之而不能守方其垢辱交至以危

其身欲如先生南齋之樂豈可得乎先生隱約守道無求於名而名自尊居之而安傳之而可久其視世之貴賤相辱者何如哉然士固有足貴者初不在乎名位之有無而先生之可貴者亦不以南齋而重也余獨恠世俗常輕此而重彼乃為學者道使知先生之不仕非果賤而衆人之汲汲於外物者觀乎先生亦可以自省也先生字德良名某南齋在臨海之城中某巷

黃巖州城隍新廟記

林昉

門行井竈雷社率有主者于冥冥中城郭池隍
衛萬民命崇而祀禮也黃岩故有城隍廟於縣
治東吳越時封永寧侯入宋賜廟之額曰顯衛
端平乙未辛宰安世斥新焉又十有一年當淳
祐乙巳更封廣靈侯侯之陰功載在命誥又七
年而封侯之父曰啓祐侯然皆不明言其姓某
諱某也皇元一萬邦上即寶位改元元貞考地

計籍壯黃岩之賦登建為州官品吏位衙宇印
章行刑傳檄旁而儒學之負釋老之司悉大乎
古城隍有神亦宜承認出百縣上峻以州稱而
廟獨猥仍其故非所以嚴體貌尊觀瞻也况昔
之隆者撓華者漫立者腐不支靈莫于妥尚望
其蒞此土庇此民乎於是州人姓某姓某等鳩
財僱工宏勦寢廟次聖父殿次寮屬左右序次
門樓中為永寧閣大小總一百五十有六楹

高者四十尺三分寸之百用二次三十尺下者
不減二十尺疇及六營于大德辛丑之乙卯建
于六月之己巳落于十月丙寅朔州之士女大
會廟中焚香酌醴靡不舉手加額侈壯觀而祈
鴻休予謂神聰明正直而壹決不以廟之故新
為境旣福猶之官長理曲直簡刑名惜時護費
蓋民父母之當然初豈以其所事之豐菲貳此
心城隍州主也水旱疾疫火盜戈兵苟可容其

力者自應為生民地特吾民之所以事神者自
褒飾廟貌尔始吳君安國以文來屬是為之記

養志堂記

張廷璧

孰不為子能養者幾何孰不為養養志者何人
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澌必請所與
問有餘必曰有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澌不
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
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然亦不過飲

食供饋之志耳志之小者也即其小可以知其
大曾子之為大賢豈非其父之志哉承其父之
志而為大賢果何以見之於飲食供饋之間見
之也飲食供饋之志且不違况敢違其欲為大
賢之志哉孟子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矣誠為
深知曾子者也夫曾子人子之師千百世之儀
表通上下之模範者也其賢者過而難行不肖
者退而不振皆為曾子之罪人夫曾子孝之中

仁之至義之盡者乎然則舜之大聖其孝不足
法歟曰舜處變而不失其常天下後世復有聖
孰能過舜哉舜不可及已然欲學舜舍曾子則
無所從師故曰曾子人子之師千百世之儀表
通上下之模範也師曾子將何如師其養志而
已矣此養志堂之立所以見吾弟孟時之賢
也孟時生八歲而孤其兄孟性亦僅十歲其母
尹懼其荒墜先緒也晨則命入里塾暮則考其

所習非義之事非禮之言時加告戒且告之曰
非生子之難教之為難汝父既即世吾所以不
借死者以有汝輩也汝而能賢則我為賢毋汝
而能才則我為才毋反此則惡名隨之教之責
在我教從不從在汝慎勉之哉於是二子服膺
毋教動以才賢自飭久而孟性卒孟時益自惕
勵竟能立行成志於是宗族親之鄉里推之名
稱於士大夫間余自

京采省丘墓間過孟時拜其母於堂上毋慰勞
異道孟時能遵其教而不違其志指其居室田
園謂曰祭祀有所案盛有資吾死無恨矣既而
孟時見其妻子秩秩然有禮而其意懽然僮僕
供事勤勤然賓客過者戶外之屨常滿而文雅
彬彬然師魯子者雖未敢謂得其蘊奧而氣象
亦可觀矣若其飲食供饋請其所與對以有餘
此固孟時晨夕甘旨之常茲不必具

懶迂記

張廷璧

從子善進而請曰善得於造物者甚淺而習於師授者不專居於藜市之中鄙賈術之業見其計較錙銖惟利是規非性也故食田數畝之入而饘鬻不繼日射欄隙睡猶未醒既醒家之有無不問而亦不以為戚閭巷之人皆指以為懶而又以為迂此名旣起懼為德累願叔父有以砭其懶而藥其迂余應之曰爾誠知所謂懶而

迂者乎亡是生惡城府之囂囂然奔逐也徙於山谷之深耳目甚靜以為可以老矣然而淡薄不堪五欲竝作隄決防壞如水四出其始亦有以為懶與迂者而卒不懶不迂何耶用心不一也吾聞君子懶於利而迂於勢小人懶於仁而迂於義君子懶於媚諂而迂於奸偽小人懶於禮讓而迂于誠智君子懶迂為小人而小人懶迂為君子爾之迂懶果若是矣又何辭乎人之

所謂夫神龍之懶且迂也終不與魚鼈爭奔鷄
鷄之懶且迂也終不與鳥雀爭群懶之與勤迂
之與近顧人之所嚮何如耳余固懶且迂者雖
非爾之所効然嘗謂諸葛孔明之在隆中謝安
石之在東山方其未用之時孰不以為懶且迂
耶余誠愧之爾果能効乎効不効未易論慎勿
為亡是生之歸也於是善心領而意得再拜起
而告曰懶迂之實良非類也而亦不敢避其名願

書以見義

赤城後集卷之七終

赤城後集卷之八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
宏網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群經之存是
賴然安在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
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
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
至於輔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由是世之君臣指

經為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
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墜地而生民亦
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
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
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
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民之利善無所用其
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
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為大而唐虞之治不難
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異不足
以為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
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後
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說皆
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
致其事而居于家以開淑來者為志雖某之鄙
陋亦得與聞斯道徵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
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

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為不足法者不知為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倘乎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茹荼齋記

方希直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殆不能入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為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竢然為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

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為人尚敢
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
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為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
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既以志其悲苦亦以自
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
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勲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
如也遊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
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由至詳矣將求所以試

之而復自誤以為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
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
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懾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
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
走屈抑於塵埃中為奴隸之所訾訾庸夫俗吏
之所困辱心私自喜間以告于先公先公忻忻
為如不知其騃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祐先公
遽棄以去嗚呼尚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

苟不自勉何以見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
備處安而縱逸者恒情之難免也今也日處乎
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
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
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中一家言以輔翼
群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
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
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為榮則有矣而豈足

以進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貯清軒記

方希直

清氣之在天地間得其純全之會則為聖賢人
得其澆駁之餘則為庸衆人以庸衆則視聖賢
之資宜乎有高下懸絕之勢若終不可以企及
然而聖賢未嘗以庸衆限人而不使其入於清
明之域者蓋以五性在人猶水之在於器器有
汙潔而水之清初非以汙潔而加損也聖賢之

於性譬若以至潔之器受水而恒以靜居之故其為水也可以鑑秋月而察眉睫衆人譬以汙器器受水而又動清之則水始有渾濁而不足以自鑑矣故善學者積澄治之功以變其渾濁而反乎至清則衆人可為聖賢人亦理然也今夫靜閒之中觀乎雲霞之卷舒星辰之森列入乎山澤而玩夫泉石之秀潔松竹之高茂此心未始不有脩然出塵之意及乎事變之陳于前利害之交激吉凶之揉錯向之脩然者則已填襟穢汚化為泥塵而不自知謂之善學不可也余嘗行乎四方絕江泝淮以達于河濟舟人取水以給炊釜得其清者固已不煩澄濾而自足得其濁者則置之一器以俟其清然後用向使怒其濁者而棄遺之又烏能知水之性而盡水之用也哉吾是以悟聖賢之於衆人亦舟人視濁水若也天下之水本清而至於不清者非水

之罪也人之性本善而至於不善者非性之罪也臨海留賢里澄溪脩林之間有屋翼然臨于方池之上者包氏之貯清軒也軒之處士曰仲游使余記貯清之意余謂環軒之水泉草木可以娛耳目而寓散閒者衆皆知其為清而清自我出有不必為包君道也存乎方寸之間使得乎天者泓停洞澈可以酬酢萬物而不為物所清包君安可不聞此道邪余受氣甚濁竊有志於聖賢之學患朋類少不足以反至清包君方肆意於山澤有室可居有書可讀苟許余為忘年交尚相與講之

貞則堂記

劉定之

翰林謝編修鐸初由鄉闈經魁登科為庶吉士予受

旨勵其業見在儕輩間行嚮于義文不怠于進意非良家自出不克若爾其家在浙黃巖遠予

弗知也後留受今職益知其家不故堂以貞則扁
由其祖母趙孺人而然孺人宋宗室系及笄來
歸鐸祖父居士乾乾孝子溫良之孫也共守家範
夫婦克諧永樂壬辰居士卒年二十九所生二
女一男甫晬守節誓弗改有來說諭泣涕斷髮
誓絕之謝故厚賞或利其得猶欲強委禽孺人
以夫妹當遣嫁多柝賞為之奮其自謂吾不薄
吾夫同氣亦以損吾禍端又徃徃損以賑寒飢

癸治道橋貫益衰近遠知其士堅覲覲乃息晬
男長娶婦立家即鐸父胤也生鐸五昆季仕止
各致其力於時謝門翕然振巨嚮使孺人移念
于昔惡克覩盛于今執孺人有媵嚴其姓少孺
人十歲孺人屢欲為擇配嚴力辭寒室寂幃共
處終老邑里賢達謂孺人固占矣其垂則及于
嚴尤可見貞之本天彝足示人模也爰即孺人
所晨夕處而子孫于茲承頽去揭斯扁焉周易

文辭恒其德貞婦人吉象釋二從一而終易通
云治天下則有家之謂也孺人能以貞為德于
其家豈特垂則嚴勝而已哉子則之以為孝孫
則之以將為忠蓋守節不忘其夫為孝不遺其
親為忠不後其君同此貞心而異其施用也始
孺人子若孫將以守節事聞皆共旌表孺人止之
已而孺人卒年七十有三弗克及其存時例不
得以聞也其子孫以為遺恨不謂鐸善修厥職

推

恩當有可期孺人豈終湮沒弗聞于當時後世
乎乃為記之以徵他日

觀瀾軒記

林公輔

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水豈易觀哉今夫
水奔而為湍定而為澤深而為淵疏而出之則
為川為河大而會之則為江為海就童子而問
焉莫不曰水也是水若可以易觀哉然君子之

觀不在於是觀其演漾澄泠不傾於勢之所可
侵不撓於物之所能渾有侶吾心之潔觀其浩
然直前犯山林摧木石闐聲振撼上下如雷旁
擊有似吾心之勇觀其中涵外明澈鑑萬類來
不為煩去不為簡有似吾心之量觀其交流所
達灌溉廢物有侶吾心之仁仁以利生量以容
物勇以赴義潔以處己君子之觀畢矣所觀在
水其所得則不在水也至於聖賢之觀則又不

然觀其瀾則知其源之所從出因其源有以悟
夫道体之所至道則充天地而不為大斂之於
吾心之微不見其小視夫曰仁曰量曰勇曰潔
亦道中之一事爾烏乎水豈易觀哉水非難悟
也將以水為道不可也離道而言水亦不可也
目之所觸心必與俱道其在水乎其在我乎同
郡汪貴中先生居於澄江之濱朝焉而起整冠
裳徜徉于岸間倦則倚石而坐有賓至相與汲

水而飲之莫歸啓軒窓鑒水微吟且曰吾殆與
水俱化矣因名其軒曰觀瀾俾予記之予生質
濁下如在泥塗豈知水哉水且不知又烏能知
道異日有傍花隨柳而過者貴中求與之言則
觀瀾之義當何如也

悅親堂記

陳鏗翁

人之大倫有五而親莫親於父母人孰無愛親
之心愛而能忠養者或寡矣同邑陳君子安個

儻而嗜學余納約久矣濶別十數年君之子益
杜孫益衆堂之東有堂焉揭曰悅親山陰王氏
汲古所書也且曰子為我記之非於定省以自
勗將以垂法子孫焉君世居星嶼之麓昆第三
孝養惟均子安卜築水之西距故廬二里祈寒
溽暑左右就養靡倦伯兄子英既物故季弟子
文遠謫淮甸乃自念曰吾母之所以娛朝夕者
我當專之乃經乃營復新是堂欲以迎養而毋

胡氏素安故廬若未易移其志者乃從宗族長老屢請之洪武丙辰秋九月始得請乃率家人子孫迎母來居甘旨滫瀡有其饋巾櫛庖廝有其器左右使令有其媵暑有窓牖以追涼寒有帷箔以生溫坐卧興居舉當其意堂之外有圃可採而蔬圃之外有田以杭以稻柵有鷄豚池有魚鱉有以適其體有以悅其心忘倚門之思無咋指之念膝下曾孫燈前笑語黃髮兒齒今

且踰八袞矣子安可謂忠養矣古之人有平反以悅母有版輿以娛親有斑斕以詐仆視君豈相遠哉抑吾聞孟軻氏有曰悅親有道不誠乎身不悅乎親矣君當益懋夫誠身以為悅親之本則人不間於鄉黨宗族之譽矣君勉乎哉余幼負笈遠方長而蹉跎江海風木之念每惕然于中於君安得不深慕而敬羨焉故樂為之記

周氏時思堂記

丘濬

古者宗廟之制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宗師一後世所謂士大夫者無常官故無常祿惟無常祿所以祀其先者不可為常制也唐宋以來士之好古尚禮者往往以立廟為言而終於不果行者職此故也宋儒始為祠堂之制蓋通上下皆可行焉然自有此制以來人非不知而能舉行者蓋亦鮮矣臨海周氏其先有自閩之長溪來知台郡事者卒葬邑之北監遂家于

台繼又遷于邑治之縣巷又十六傳至樗菴翁者始遷于城心白塔橋之南第宅一新規制弘敞乃於所沐恩堂之左建屋若干楹以祀其先其制一如文公家禮所定者而取孔子言春秋祭祀之義扁之曰時思翁之子慶遠太守一清與予同年舉進士貽書國子監丞陳君徵予文記之惟祖宗所以傳于子孫者一氣爾人死則氣散而其所以傳於子孫者實禫續而未嘗

散焉是以聖人制為祀先之禮所以萃子孫之心以綿祖宗一氣之傳以時舉行所以啓其孝思於無窮不欲其疏恐其忘也不欲其數恐其怠也不獨詳其制于禮經而於易之萃之渙爻致意焉而其尤深切著明者則又皆莫要於間居以語曾子之是言也太守君有見於此以是而名其祀先之所其無忝於為人子孫者乎自時以後為周氏之子若孫者於踐位行禮之時其尚思前人所以立祠舉祀之意而益推之以求夫聖人制禮之義致思慕之心謹疏數之節有萃聚之誠而無渙散之失使千百世恒如一日顧不可與

蔡氏祠堂記

黃淮

天台黃巖錦川里有篤厚君子曰蔡槐玄丕嘗與余訂交游之契間遣嗣子軒致書言曰槐先世由閩徙居自十一世祖啓同居之義後罹兵

燹族屬散處大父遵峯府君有志規復未遂而
卒先考暨從父昆季協謀克成歟志族屬散而
復合梘於序次忝承宗適繼述之責不敢不勉
舊田立祭田積贏節費增至數頃在廣庭宇以
處群從居室之東構祠堂合祀祖宗神主而祭
儀則一遵文公家禮敢求先生為記以勗後人
俾世守勿失按禮經古者諸侯有國大夫士有
家皆得守其世祿以奉宗廟庶士庶人無廟祭
於寢享止於考妣而後世廟制非有命不得立
是又不獨庶士庶人之無廟也嗟夫孝子慈孫
之於祖宗欲盡其報本追遠之情而分則有限
然其於所得為者可不加之意乎於是司馬文
正公河南程夫丁先後相承斟酌詳定始有祭
於影堂之儀乃以五服上至高祖享祀自高曾
而下為四代享而不失於僭以達夫子孫欲報
之心朱夫子又損益為祠堂之制著為家禮

朝廷頒行以詔後人是皆以義起禮者也今玄
丕之為祠堂也以先既合族會食死必同堂享
祀故所奉之主旁及於宗親此又以情而審義
者也義之盡情之至而報本追遠之道備矣夫
祖宗之於子孫一氣之流通而享祀必本於誠
敬一有不誠則氣暴志驕心神飛越神宗
靈爽判然不相關乃欲備儀文行虛禮感德於
俄頃難矣哉玄丕以篤厚之資齋戒將事致虔

致懇不忘乎著存儼然肅然常形於耳目故能
以我之氣感召祖宗之氣神其有不享者乎矧
又能增祭田以致粢盛之豐潔斥庭宇以周族
人之庇覆可謂善繼善述而克致其誠孝者矣
詩曰孝子不遺永錫爾類嗣厥後者宜如何其
勉之

余氏祠堂記

杜寧

黃巖有余氏望族也其裔曰庭信富而好禮嘗

倣子朱子於正寢之東作祠堂以奉其先歲時
率族人子弟行事唯謹庭信且歿其嗣子從嘉
克承父志徵予言為記刻于麗牲之石以告來
者夫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聖人制為宗廟祭
祀之禮所以示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出也宗
廟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
人祭于寢雖有尊卑降殺之殊而其致一耳子
朱子以家廟非命士不得為之於是創為祠堂
之祭使貴賤皆祭自高祖至禰四世蓋四世服
盡服盡則祧斟酌古今之宜足為後世之常法
矣庭信倣而為之非好禮之本能如是乎夫所
貴於故族者以能敦孝弟秉禮義猶有前人之
遺風而異乎流俗也苟徒恃其閭閻之舊而不
知尊祖親親之道報本反始之心侈其室廬而
寢薦乎祖厚於自奉而儉乎籩豆則亦流俗而
已矣又曷故族之足貴哉庭信為宋孝子元鄉

之裔代有官業多知名士恒以禮施其家庭信
早孤克自樹立讀書飭行勤儉治生貲益饒事
母以孝聞撫弟妹恩意周洽仁卹宗族字孤葬
死無有遠近要皆本乎尊祖親親之所推者可
謂為人之所不能為出乎流俗之表無愧故族
者矣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焉知鄉之人不有觀感興起者皆知尊其祖親
其親祠祀由禮而弗苟俗可美化可成也豈徒
余氏子孫之所守也哉是不可以不記故為之
書云

趙氏祠堂記

葉黼

朱考亭祠堂之制士庶之家可立也其所報本
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胥此焉寓繫匪輕人
之開業傳世者欲守名分聯族屬其可不以是
為先務考諸禮經而不背揆諸世變而適宜參
諸人心而允叶誠萬世可常守之弘規也趙氏

祠堂官與趙岩維石之所創以奉其先世神主也趙氏士世為士族其先居越之蛟井至後周銀青光祿大夫諱仁暉者始遷黃岩之洪洋源深流永浸以繁衍元季兵燹其十五葉孫東菴處士諱明祖者又自洪洋再遷同邑之官與官與之原趙氏世有祖墓在焉助教世顯宋贈大夫允濟武翼大夫亥保義郎桂孫其墓皆在茲原之左右故處士於此築室以居至維石又四

世矣舊無祠堂即所居東房以為藏主之所湫隘不足以容家衆聚立維石謀諸季維陽氏曰我家世以孝義稱至我不令子孫乃不克營一祠堂何以其家乎於是卜一地於居第之東營祠堂三間其制度一倣朱子家禮締構精密而勢弘敞足以妥祖考之神靈起人子之敬心而攸繫重矣維石恐嗣人不知創始之難所繫之重而怠於修理因請記其事於石并刻祭田祭

器之數於石之陰以垂示久遠余知維石幼冲
失怙獨與母居撐柱門戶與世酬酢雖日不暇
給而子職之供未始或違自奉甚菲薄而賓祭
必精潔豐備非篤於孝敬能若是乎吁有奉先
之實斯有奉先之具人之事親自始至終克盡
孝敬者奉先之實也其營祠堂立祭田祭器者
奉先之具也有其實而無其具者亦有之今維
石兄弟既有其實而奉先之具又完且美矣其

報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為何如耶余於
是重有感焉世之營宮室者峻宇華榱雖法制
有不當為亦悍然不顧而祖考神主或置之於
尋丈之室或栖之於咫尺之棚題字塵積謾不
加省抑獨何心聞維石之風寧不愧於心耶余
嘉維石有孝敬之實故不辭而為之記後之覽
者能以維石之心為心繼述而不忘不惟祠宇
常修飾田常闢而器常新將必開拓充廣益有

以觀德者矣尚何荒頓毀壞之足慮哉趙氏子孫宜有感於斯時

裕遠菴記

李東陽

方石先生嘗謂予曰吾人有身任家國天下之重必深思遠計以為無窮圖乃可言任必自少至壯以及于老自一世以及于百世乃可言遠吾仰觀于古之人恒攀企而不可及上溯先世知吾之所自來懼無以承繼振厲為持循訖蔭

之地蓋嘗自吾身始又將于家焉圖之天下事非所敢與者然推行之端亦學者所有事也予感其言夷觀其所為檢察踐履久而不懈非志乎遠者莫之能也先生為侍講時歸葬文林封君高孺人于太平洋奧山世墓與其叔父逸老太守公修祀治墓作譜合族凡為家之事類足以傳之子孫又自作壙室于封君之側及以祭酒致仕歸自南都始伐墓木斲山石構菴八楹

以備真掃逸老名之曰裕遠前為石門而總名
之曰大夢山工既以書報予曰此吾結局一大
事也子志吾父表吾祖獨於此無言乎予聞之
重為嘆曰先生之計其可謂遠哉蓋是墓也有
節婦之風烈封君之矩範而先生實克揚之昭
穆之相承幽明之相質者百歲猶一日也先生
以身事親期在不辱脩短存沒之際正俟而全
歸者無所不慎殆曾子所謂仁以為任張子所
謂存吾順事沒吾寧者此所謂遠也遠而能裕
者也彼區區顧計如漢水之沉碑桓山之石椁
謀其外而無益乎其內者亦惡可同日語哉先
生二子興仁興義皆早世比乃有遺孫焉族裔
之繁衍將與風範相為無窮今其名再入薦剡
朝廷將復起之功業之在天下又不獨言與德
之不朽矣顧茲舉為家而設故予記家之事加
詳而并及其餘云逸老亦自為墓在菴南二里

許所謂會總菴合祭其高祖孝子府君者則在其西皆別有記可以互見也

浦口金氏學田記

葉黼

古者家有塾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夫二十五家之里以至千里之國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師人生其時有師可親而教有素宜乎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比屋可封也降而嬴秦滅學漢唐興而未盛迨趙宋至我

皇明上而京都有成均下而州邑有庠序學校之廣始周於天下然而家塾獨興廢不常者蓋古之塾立師在官而師恒得其人今之塾招師在民民有賢否家有盛衰則師亦隨之而為去就此家塾之所以不常興而民之子弟所以不能恒得師也其欲家塾之常興而不思有以維持於久遠難矣若雲浦金氏之學曰其得維持之道乎雲浦書塾初自南坡處士某父嘗立學

陰是惜磨龍乎詩書之府沉潛乎禮義之窟
而為德行發而為事業以垂芳不朽非但務記
問競葩藻而已則金氏之子弟將見其文行彬
彬後先相輝映其出身科目而躡顯要者忠勲
政績足以蜚騰當世其養高林泉而樂琴書者
風節文彩亦足以聳動一鄉是其一門人材之
盛詎可量耶若後之為父兄者利其田之入而
怠於招師為弟子者幸其田之散而倦於從師

則其不仁甚矣有愧乃祖乃父多矣尚敢過雲
浦書塾之地也哉余今載承乏其塾且善是謀
故為接古者教道興廢之由與其出田之意以
為其後人告覽者宜有感於斯

白石渡義舟碑記

張粹

黃岩縣治東十里有渡曰白石江濶半里東去

一舍至金鰲出海潮汐迅駛音試風作波濤浩

切水減呼急通流切也尤甚南北耜耒音農音暨音郵

使人士遇此者

於孔切

多也

繆

奴孔切

絡繹所渡

舟楫磯

石也

切斫

下轄切

而巨則寒

愆然悅所

謂千里咫尺也

渡舟或乏或有舟而窄備不足

悵

音此悵也

則憫然憂所謂咫尺千里也江之北津

隸縣一都地舊有佛刹頗闕敞南岸隸縣六十

三都高士金怡薰所居地怡薰字克堅讀書能

詩文行義昭晰為衆所推憫此險阻捐已捕魚

船以之曰寧我食無魚宜弘濟險船

音查且下大也

輦載

音富

船綯

音鳥

錡

音育

罔有

不備諉住刹道流張友慧等收掌仍給田三畝

為永遠修造費義舉也於是踵而嗜義者又相

率舍田以助友慧大其施相與來請言用鏡之

石以壽其傳予素知怡薰者因述而系以詩曰

津有白石江濶濤激或乏舩

渠之切

艇

力之切

南

北頓隔仁也怡薰憫茲危阨舍舟以濟千里咫

尺俸侍

上尺尹切

直待切

儲積也

下者多孰知種德遇險

若夷伊誰之力

青嶺利涉渡記

張廷望

上古聖人作舟楫以濟不通開萬世之利賴禹
平水土踰險浮深以極生民於墊溺亦不能無
賴於舟也高宗命傳說曰用汝作舟楫易之取
象曰利涉大川則知水無橋梁以乘輿濟日亦
不足欲利之涉者必作舟然後可台之臨海邑
青嶺渡水出于天台僊居兩源尾入于海其地

東接四明南隣永嘉其往來之由於此者路便
且捷故人爭趨之遂為要津居人乘往來者之
病涉具舟楫以利其貨粟由是軍囚之逃者因
其欲以啖之則得以速濟而孝子順孫雖無於
其親無以與之則其情不得以直遂鄉之故家
阮弘道惻然思古聖人作舟楫以利涉而今庸
人乃假舟楫以要利豈濟不通之本意哉遂捐
金穀以造舟復傭工以載渡又買田築屋于渡

側以贍舟人之生使耕以給食而安其居然後
往來涉者甚便而不病咸曰某之德也頌之者
如出一口其利博矣弘道歿而事亦廢其子宗
韶乃復修其墜緒繼先志而述其事可謂能子
矣宗韶歿孫則榮之兄弟又從而紹歿緒乃名
其渡處曰利涉將刻石立之渡頭之屋中以繼
其先以開厥後而垂之永久徵予為記予惟古
之聖人竭耳目心思之力易巢穴而宮室易卉
皮而衣裳易毛血而粒食又作舟車以均其利
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賴其利者亦知所由始
哉則必思所以均其利而不為利矣今宗韶一
舟之設雖微而祖父子孫凡三世殆亦為數郡
千萬人往來者之利亦可謂得古聖人之用心
哉予故為記之俾來濟者知古今利涉之所由
始利有大小而用心則一也且俾阮氏之子孫
知前人已為而思所以任成終之責則廢乎利

涉之澤與利涉之川水同悠遠矣是為記舟長
若干尺廣若干尺用私錢若干緡田為畝若干
用私錢若干緡載渡者

重修黃巖諸閘記

彭椿年

台之五色黃巖為壯邑境之瀕于海者率三之
二故其地勢屏鹵抱山接塗川無深源易潦易
涸非資乎畎澮之利則不可也官河貫於八鄉
為里九十支涇大小委蛇曲折者九百三十六

以丈計者七十五萬其洩水至于海者古來為
埭幾二百斯足以蔭民田七十餘萬畝元祐間
羅公適持節本路知此邑之水利為詳因其埭
之大者增置諸閘今之常曲石秋永豐周洋黃
望皆其遺蹟也歲月之久無所是證前後興修
者徃徃功力不至隨成隨壞遂謂諸閘終不可
建惟漕運幹官謝敷經鄉士友汝績陳謙徐弗
如陳緯深知其利病淳熙甲辰之冬蜀人勾公

昌叅為常平使者按行田野憫閭事不修於是
用其議有請於朝孝宗皇帝深嘉之出度僧牒
為直一萬四千緡勾公以本司錢六千緡成其
役乃檄寧海丞永嘉林季友邑丞四明劉友直
董其事又委鄉寓居與士人分領之而武學博
士蔡鎬於規摹條畫尤所究心自己巳仲春首
役至孟冬訖事所建者六回浦金清長浦鮑坊
交龍斗門是也增修者三周洋永豐黃望是也

於是置莊以守之墾田以贍之擇人以主之有
鈎索以備其器用有夫匠以供其役使其所須
者纖悉具至連歲之間民浮其利鄉人追念先
賢始事之勤相與築為堂宇肖其象而祠之所
以報也歲在甲寅提舉李公謙以永豐之閭又
復廢淤從而新之再建常豐混閭三年提舉李
公太性復修周洋及建常豐清閭丙辰秋大熟
未獲巨潦相仍自此閭政難於修舉民方憂之

常平使者李公洪以新職陞辭遂以本路盍所
興行者請於廟堂時丞相謝公以元樞秉大政
因言黃岩建閘利害李公下車未幾深注意焉
詢訪鄉之賢德士庶考究其實而奏聞之聖意
嘉納有旨撥封椿庫六千緡修混水鮑步重建
金青黃望長浦交龍等閘黃望易其舊址依山
之岩石鑿而為之邑丞付坦簿温良臣尉徐士
表鄉官新監充截封椿庫趙師雍新常熟縣簿
鮑端亨及鄉士之公鮑端實者分治其事又以
軍事判官趙師偁而總隸之時郡太守直閣葉
公贄以農事為重恪於奉承凡所施行入不敢
慢役興於已未之良月工畢於庚申仲春之間
當農務之隙役不告勞人不告病或者謂其講
究詳盡區處得宜所以功過於疇昔也夫平為
福有餘為禍物莫不然水尤其甚者方水之涪
於閘也淺者資灌溉深者倍事胥閘之為利可

勝言哉迨其秋成之際風如頹山雨如翻海雖有百閘豈能為益哉故鄉者數閘之修不能當丙辰巳未風雨之變是不然一歲一熟者事之常也風雨之蓄或十年而小變或百年而大變巳未之潦水高於閘者數尺踰月而退是幾十年而小變也丙辰之潦水高於牆者尋丈五旬而後退雖鄉之耆老未嘗觀之是幾於百年之大變也詎而可志一年一熟之利而膠於十年百年或變之說乎修人事以應天者理之常舍人事而不修者則必有饑貧困苦之患况此邑之民鮮有謀生之利其所以奉公營私仰事俯育者一出於稼穡可不念哉是用叙其始末書其工役紀其日月以告來者云

韓知州鼎建閘莊先賢祠堂記 林昉

黃巖為田畝百萬其在南鄉者負大海貫河渠七十一萬五千有畸元祐中赤城先生羅公適

奏建永豐周洋黃望三閘啓閉溢洄大為農便
淳熙十年朱文公為浙東倉有意增築請太府
錢一萬緡下黃岩工興而衣繡江西明年蜀人
勾龍公昌泰繼公政請益二萬緡遂建回浦金
青長浦鮑步交龍仙浦六閘紹熙甲寅李公謙
以本司錢建清混二閘最後知縣事陳君遇明
建石湫王君華甫建細嶼由是黃岩號樂土歲
月浸久捷府石泐水洩潮衝前人之志荒矣元
大德三年歲己亥武略將軍韓侯來守黃岩斷
以治水為養民第一義迺命修閘凡所經費十
毫不仰於縣官而率諸閘之係其田者搜材石
募丁匠苦心三年而後成既成大為祠堂祠羅
公以下示不忘也禮樂大舊者祀之有功於民
者祀之金百萬畝無旱澇憂非捍菑與野豐登
而家給足不有有功於民與由侯修治之艱而思
建者之不易崇而祠也亦宜蓋嘗論古今天下

建功立業必有繼志述事之人若倡而不和功
成竟壞無益矣顧此諸閭如器之蠹百孔千瘡
向非侯為生民立命之心與昔賢將薄金穀
之務不暇而暇為閭計哉召信臣守南陽通溝
洫糞田疇幾百年而杜詩繼父母之譽藹在方
冊夫以黃岩之廣民田水利之富前諸賢而後
韓侯登載太史輝映二百年間與召父杜母何
以異故余謂侯斥浮言奮獨斷就此太役勇也

激勸上下匪怒伊教知也功施百世仁也祠昔
賢義也一舉而四德備可為天下循吏先矣侯
信陽人名國寶字君玉澣泉其自號云

新井亭記

李茂弘

黃巖為縣左峙方山右控澄江委羽秀聳於其
前而縣治據其勝山川迴合風氣完固人生其
間者讀書尚義敦本勤力自昔號易治間有不
治者非民性然也治之者不得其道也山東焦

侯來令是邑三載於茲政通人和邑事漸簡侯
乃考縣乘相殲水土求恤民隱縣隣大江潮汐
往來地帶斥鹵水味鹹澁飲之者疾或生焉宋
異僧淨真嘗於縣東三里許方山之麓鑿井一
所方不逾丈而深半之下造鐵窓以限沙石因
以米篩井名之又於井旁浚地深一丈二尺暗
作石溝五百餘丈引井泉至梯雲坊裏分鑿二
十八井周布市廛以濟居民民賴以飲歷歲滋
久溝塞井涸民以告侯奉貞脩尚義者宿之士
陳君廷翰陳君尹操希勉與僧宗勝分任其事
或募緣或協力經畫勸相不懈益虔於是即淨
真所作石溝之塞者通之壞者補之欲復舊井
之數計其工甚夥費甚鉅事甚難別鑿大井於
東禪橋之東廣文餘深倍之引石溝之泉于井
登瑩冰冽民飲而甘之汲者憧憧無間昕夕衆
皆稱便樂頌不已又構亭以覆之此其所以邑

據山川之勝民獲山川之利恒沐治化以安豈
小小哉始事於正統十一年八月訖工於次年
九月以工計者四千餘工以財計者八千餘緡
廷翰等鑒此并構此亭有功於邑民不可無述
以示將來乃徵予言以記之予惟茲率固為邑
民便已則夫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又出於斯并
與亭之外者將次第率行之姑托始於此也予
謹按春秋法有直書其事其文以見意者敢竊
取斯義輒序梗槩俾後之賢令尹知創造之不
易相繼修治以垂永遠云

瑞竹庵記

倪謙

廣東左布政使臨海侯公仲勳其先君子樂庵
先生之歿也葬於城東白竹山之原宰木已拱
矣景泰乙亥春墓林之中有竹焉忽發一筍挺
然秀出初不知其為竒也及夫枯籜乍解嫩葉
始敷數節之後則岐為二枝偕榮並奮干霄直

上瞻彼他竹皆孑孑也見者驚訝於是咸以為
異焉曰皆侯氏之瑞也因名其菴曰瑞竹之菴
頃者方伯公丁艱起復來朝京師乃以是徵言
為記予聞之記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雨山川出雲是則祥瑞之來未有有其兆而無
其應者也侯氏之瑞不生於他所而生於其親
託體之墟非其世澤所積之厚而靈秀之發自
不能已與不鍾於他卉而鍾於歲寒之節非

其子孫之生既盛且賢而物之同德者感是
氣而先兆歟是竹也不著乎他異而著乎兩岐
之美非其兄弟友恭夫婦好合無乖戾之風而
象之有見於物乎信佳瑞也夫德者無形之理
蘊於中而難見者也理既盡雖不求知於天而
天自知之必假夫有形之物出奇效異以彰顯
之而使之易見焉故韓昌黎作董召南之詩謂
其孝慈之竹惟有天知而為之生詳下瑞此之

謂也方伯公以明經登第為名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為良侍從擢叅廣藩再擢今秩為賢方伯德之脩於身刑於家而施於民者已無不盡以故上天生祥下瑞假其墓竹以彰顯之而昌其後於無窮也夫豈偶然之故哉由是厥應不爽將見方伯公之名位壽考固同是竹之堅貞而子孫之森然傑立抑同是竹之駢茂者矣遂不辭而記之

愛敬堂記

柯潛

浙之臨海侯君為江西臨江府學訓導施教先倫行而後文詞館下擢科而出持其教而仕者多有才賢稱去年君滿九載來都下從薦紳君子遊能卑少恭老久而益謹以余為其僚友丘君瑀之鄉人也屢過余所談斯文之好未嘗見其有惰容乃竊嘆其外而與人如此於內而事親從兄可知矣既而問其鄉之仕于朝者

知君居家時朝夕侍父母之側油油翼翼和與
敬為兼至凡內外屬人其所尊者因而隆之而
其所親愛者不敢少加惡焉識者皆稱侯氏有
孝子而君之心不自以為能因名父母所居之
堂曰愛敬蓋將常接于目豎於心而益求其至
也余觀世之人敬常隆於父以其尊也愛常隆
於母以其親也一於敬而不愛則踈一於愛而
不敬則媠踈與媠豈能孝之謂哉故聖人告子

游以敬告子夏以色難皆因其病而砥鍼之也
其意以為父母必敬而不至於踈愛而不流於
媠然後為至侯君誦經求道以聖人為依歸其
事父母也既不敢為夫踈且媠者又名堂以示
警焉蓋君子於分內所當為者雖力為之未嘗
自以為至况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其可以少能
致孝而或怠乎此君不自蒲足之心尤可嘉尚
遂為記之薦紳之能言者咸繼以詩君名鍼

字邦謚今陞教諭任臨江之屬邑清江

煙草而短意平九等不自蔽又之心次可嘉尚

自以爲至死又世之恩是天恩也其有以少請

警言謂諸君子必分內汝當爲首難久無之未第

事父母也謂不煩爲夫親且教養又各堂以示

教訓後海至角其請致亦能以聖人爲對離其

其意以爲父母必婚而不至必親愛之而不求於

非以婚者子夏以也其皆因其非而致婚之也

赤城後集卷之九

塔燈記

車若水

台之中山有塔焉朔望之夕群燈環之光閃半

空問之僧曰檀越祈福一夕銅鏹三萬予曰嘻

此三百人一日之糧也鰥寡孤獨癯老廢疾與

我同生為人及門呼叫不能得一錢至於飯伊

蒲給遊手猶曰人費用之施膏燃塔比閭不足

以照織冥行不足以測路以其可以活人者棄

之高山之巔暴殄之罪斯造物之所怒而何福
之祈且浮屠嘗自言長竿大帛懸旛迎風不如
以衣親戚之窮人真可惜也友久蔣叔亨聞之
曰子久遠江湖可謂淺眼近日天下雄刹高觚
傑楹金泥翠木一日之役輦寶如山銅鏹三萬
可言耶予默默

竹米記

車若水

嘉熙以來黃岩頻歲不稔淳祐改元之春米斗
八百民采薇葛木皮食之時竹華于山以為不
祥已而華者咸實其華如稻而色紺碧或紫其
實肥於麥粒有半薇葛盡試采炊之香美甘潤
與稻麥不殊人日可一二斗斗可米四升病者
起羸者盡復及麥民忘其困焉予遊京師語諸
公不信出示之曰恠不祥夫鳳凰食必竹實竹
實固與鳳凰俱也天不使生於百姓仁遂九韶
來儀之際而使飢民以之延一旦之命在竹實

誠為不偶然當是之時有竹實寧無鳳凰按唐景龍開元間京畿終南藍田嶺表竹凡三實飢民得不死則竹實之益未為無前聞也乾道元年池州饑竹大實民呼瑞竹郡守魯察囊以奏御史大夫章服以為妖駭去之章服賢御史也而造化之妙膠於見聞不識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其一元之氣昆侖垓圮上際下蟠萬物盈其間者孰非是氣之融會哉陰陽相傾分野羸縮而生生之心固無間斷也天地之所以立者人之所恃者食人之自棄於天地者天地無如之何而水饑火毀人之類不滅也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無所攸屬不屬於此則屬於彼理固有之也且燕齊吳越瀕海之地鹽實出之其去海之遠者或出於井或出於池或出於石又有出於木者理固有之也先民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又陰陽之精互藏其宅陰陽之氣循環迭

赤城後集卷九
三
至不知此也則雖桃李之華之實亦恠矣

孝義井記

高則成

往年余客台城南遊方山見其里人咸稱鄭氏
孝義井之美去年來四明獲識鄭氏永思暇日
嘗語及斯井則知君先世所作也因從君詢其
詳永思為予言吾先世居閩中久因避亂徙台
之黃巖澤庫九世祖又分居邑南之天長街愛
方山之雄秀綿礪與委羽空明洞天相迹知其

為僊靈之宅也故沒而皆藏焉先墓舊有廡以
奉祠事宋丞相謝公深甫為題其額曰奉思高
祖次四府君嘗祭於墓下畢事因嘆曰吾祖父
之藏於茲也久矣而蕘牧于斯者未嘗一踐乎
羨門經皇之間是雖吾祖父德澤之積亦足見
茲土之人習俗素淳朴也吾將有以報之是山
土厚而畜於泉汲人病焉為之井以食之不亦
可乎及度山趾作大井既成泉清而源深味甘

而色塋又作亭其上以麻汲者遠邇利之名之曰孝義井故丞相杜清獻公為書孝義字署于亭曾大父修職府君加繕葺完美後罹兵燹廢大父宣議府君始作廬舍未畢事而沒先君子早孤孑孑寡力勉焉營理未克遂志而又即世文寶深懼累葉遺址將遂蕪沒乃闢塋域之地而增廣之甃石樹室以紹先志中更兵革丘木暫伐垂盡而志不敢輟卒克復墓廬及井亭因

念祖宗自天長徙居以來為世十一而葬于斯者九墓廬作而復毀毀而復興自高祖以至於今相與保守之久矣雖幸而不廢墜然猶恐後之子孫視為細故而弗加之意吾能保其求求弗替乎願記其顛末使彼知先世之拳拳乎此庶屬屬乎復相與保之乎余聞求思言而嘆曰夫鄭子之用心其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歟昔者魯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詩人頌之文公怠於

政太室屋壞春秋譏之尊祖也今永思於搶攘
輶轄之際而能篤志殫力以復先世之室宇尊
祖之道至矣而又得見之文辭以誠乎後人以
期保其遺跡於無窮所謂必誠必信者亦無以
加於是矣余又觀古之人凡作一器物猶歛而
識之曰子子孫孫永保之况墓廬井亭以奉乎
祖考以濟乎鄉閭者哉辭而示之訓不亦躋乎
夫墓有廬人之所瞻依也里有井人之所仰汲
也治其廬復其井使人瞻焉汲焉過而指之曰
祖某之作也而孫某修也丘壠之增新松楸之
蔚盛是豈惟祖宗之慶是令名善譽皆歸於子
孫也况斯井之不替則德澤之及人也遠天之
報其德而鍾其慶者亦歸於子孫而祖宗不與
也名譽之歸也福慶之鍾也皆施於其身而其
人有不加之意乎斯井也吾知其與室廬永存
而弗廢矣鄭君曰然乃為書其語以遺之俾刻

之石以貽其子孫且諗之曰吾子方以長材清
識佐藩省大臣保釐東夏凡可以光于祖禰而
惠于黎氓者其大於墓廬與井亭也多矣吾子
其務為此則德之積也愈厚子孫必有善繼述
者矣文詞之垂訓亦末耳永思其念諸鄭君曰
唯唯

軒井記

陳璉

台郡東去四舍許有驛曰朱家輿在桐岩山之
巔地少居人無井泉而日用水則汲於山之麓
下上危峻負荷惟難以故往來其間者無取水
而夏暑人多病渴然有一源出於其上則污穢
而不可食今鎮守浙江副都御史軒公輒按節
至台道經其地乃曰驛舍使客所必由而水則
人不可無驛置山巔而取水於山麓何不便如
之遂命以其源之所污者滌而去之有頃水輒
泚然以清掬而飲之厥味甘美公曰是豈不可

以為井耶由是命驛丞劉稻白于臨海令李文
序因達之于今掌都事浙藩右叅政周旭鑑於
是各捐俸鳩材而命工築其旁甃之以石覆其
上構之以亭行者莫不嘖嘖稱嘆曰此軒大夫
之井也而感其德者不釋諸口監察御史星源
程昞希大蒞台聞而躋之謂不可無以示久遠
既大書軒井二字以揭于亭之楣乃囑予識其
事將饒貞珉以垂不朽惟公由進士授行人司

副用薦拜監察御史嘗奉

命清理戎籍浙江持之以清嚴而行之以寬恕
迄今人德之不已及超擢按察使又克以激揚
為己任而貪墨者不敢肆其奸今陞憲臺鎮守
浙江道盜起金處勢甚猖獗而列郡兵民咸有
所賴而不恐且先後浙江亡慮十餘年而其清
介絕倫始終如一日則其德澤之感于人者奚
啻一井而已哉昔邵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

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懷其德而不忘至覩甘
棠而戒以勿剪勿伐然則台人覩井而感于公
者豈非猶南人之感於甘棠矣乎故吾之為說
曰南國之人非愛甘棠也思召伯之德也吾台
之人亦非感乎井也感公之德也德之在人者
不可忘故人之思而感之者隨所見而不能忘
爾因併書之使台人之所懷感于公者不徒在
此也是為記

總山記

夏鏞

謝孝子之墓在舊杜氏之山墓舊有庵二謝公
始因而葺之剏而稱之曰會總取會五服之人
以有事於此也因更山今名二謝公夾山蓋為
居開門登山不勞甚便迺寵祿味靜退家居之
日為多又二公一也是故營於其上者首尾接
焉日月新焉凡若干年而工告休焉於是墓有
碑有厝碑之宇庵有祠有享餼之所菴之前有

方巖書院書院之屬有相觀恐聞二齋有方石
山房桃溪書屋二羨室菴之西環以竹樹有竹
林池菴之南被以菱芡有采藻池池之上構石
面水有采藻亭亭之左累石承溜有濯纓池池
之東南其翳四撤前森大水有望海亭後巖方
巖有仰高亭山之南有石門之北之東亦如之
南北署其前以墓門東署其背以書院門而題
其前曰台鴈山南第一山噫不有作也而建置
不弘不有弘也而規理不衷不有衷也而禮義
不從具是三者而有作焉不在於公弘治癸丑
鏃始遊焉而見公之為樂也兩輿草山而來就
書院而休數亭池而遊婆然相隨嗒然自枕列
坐傾壺更占成韻當是時雖鏃與同遊之士皆
得與公之樂也而未有知公之作或曰茲山二
公之跡也余曰不然二公嘗出而憂天下其所
施而未竟積而未施者退而作於茲山寧少見

焉然則茲山非獨二公之跡也乃所用以寄二
公之志也乃所用以見二公之用於世然也公
嘗謂鐸記之雖鐸亦欲強承公命而茲山之文
所謂墓碑祠記等皆出西涯學士鉅手數公鐸
僻陋小子畏塞且未暇更敢恣口云云自取踐
踏邪獨念鐸辱從二公遊舊矣理不當過為自
謀以方長者之命或者二公之志其以未昭也
於是乎書

康石盤晚翠記

張廷望

物之貞者不離乎物而異乎物士之貞者不離
乎人而異乎人蓋其賦於天者同而全其天者
獨也是故貞松生於澗壑柯葉蔽天根抵蟠地
然而澆水翳之棟梁之材未見焉花柳爭春冰
霜之操未著焉匠石未之顧也尋尺未之度也
于時雖有松莫能以自異人亦莫之異也及其
秋冬搖落雪霜荐至氣歸而群物變昔之榮

於春者至是而不勝摧抑凋瘁殆盡而松於是時始蒼然鬱然特立挺出然後信其歲寒後凋雖不求異於物而自不能不異於物矣夫君子之在治世亦與衆人無異不矜名而彼非君子者用其智術肆其奔競于時雖有君子其能以自見人亦莫知之也及其臨利害遇事變衆皆易其所守而君子出當其時則訐謨在社稷勁氣沮金石可以尊主庇民可以托孤委命巋然

歲寒之松栢屹然中流之砥柱其所養所守越人入遠矣臨大節而不可奪雖不求異於人而自不能不異於人也而其所以然者無他賦於天者同而全其天者獨也黃山林銘可先生其能全其天者歟其不離乎人而異乎人者歟其可謂君子人歟嘗隱居教授屋傍環植以松大者數十株小者千百計每隆冬盛寒雪霰既集草木不蕃先生乃喆爾凝然逍遙軒中覽松之

蒼翠以自怡擇因題其楣曰石盤晚翠永樂甲申先生年六十餘受聘而出司訓郡庠以余有同官之雅編記之余惟天以一元之氣化生萬彙形成而理亦賦焉得氣之偏而理亦偏者物也得氣之全而理亦全者人也人惟萬物之靈可以正君臣親父子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豈一物之所可擬倫哉然君子之德性往往托物以自見是故靈均之於蘭淵明之於菊濂溪之於

蓮王猷之於竹蓋非物於物特寓意於物耳先生之石盤晚翠殆猶是歟且先生之晚出也有類於松者故以自號歟余何以記之范魯公質之詩曰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請誦此以為先生贈雖然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錫而九疇叙古之聖人不以物視物而以理視物故能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之宜道濟天下利及後

世是所謂全其天而異乎人者也今先生必以
理觀物近取諸身益堅其冰雪之操養其棟梁
之具不為異而自不能以不異以全其所賦之
天則石盤晚翠將猶圖書為世之祥豈但若蘭
若菊與蓮竹之比而已哉

樓雲樓記

馮祀

吾聞黃邑而西路半舍許地曰暘谷世族楊氏
家焉其地峯迴谷邃水滙林深紅塵不接但見

白石蒼苔閒雲往來而已揚之曹有字邦遠者
脩身積學襟度偉甚芥視聲利之場寶愛溪山
之勝乃負山瀕水構樓數楹以為燕遊之所額
曰樓雲成化乙未余族子邦湛以經業主其家
塾一日假歸袖其樓雲卷求余說其義余謂邦
湛曰異哉斯樓之名也雲之為物虛浮不實在
無而有在有而無其始也發之於纖毫俄而徧
於八極逮乎息也倏焉不見其跡或騰於山或

屯於木忽淡忽濃殊無定體若高若低又無定
所手執之而無所得身歷之而無所碍而棲則
實物也高聳如峯廣袤如阜屹然不遷堅鞏可
久吾見樓為雲所棲雲豈可棲之樓乎雖然殆
非也雲之去來無心閒雅有態酷與隱趣相宜
以故幽人逸士徃徃資之以發歌咏是樓介乎
山水之間時為雲氣所集因託之以示隱趣耳
邦湛曰前所言者病其虛義猶近也後所言者
趣其實義益遠也嗟夫余得之矣君蓋以道樓
雲者也一元播遷運乎四時晝夜不息初無形
體本至虛也及其化生萬物莫不各具其形自
衆人觀之孰不謂形者實而氣者虛乎由知道
者觀之則形不自實而氣為之實也虛者非虛
實者非實非知道者孰能言之乎故不虛其氣
則天下無虛物矣不實其形則天下無實物矣
今樓由人而成雲由氣而生人所成者有限氣

所生者無窮由是言之雲雖虛顧有實者存萬
樓雖實顧有虛者具焉能忘其虛斯不見其虛
能忘其實斯不見其實實者吾虛之虛者吾實
之合虛實而渾一之則天地日星也山海人物
也均之為樓於一元也安知樓為雲所樓乎雲
為樓所樓乎又安知吾身之樓於樓而不樓於
雲乎吾見其閑居之時怡情寄興必能雲樓兩
忘而見得躍如者矣豈徒登臨而已邪邦湛曰
得之矣遂書以入卷

黃望閘記

李圭

黃巖為邑西與北鄉多山中則曠衍低下而東
海西北之水俱會于澄江達于海迤南諸溪源
與中鄉之水如棊道交布至南監而分流入海
者河凡五道金清其一也先而瀕海之民為鹹
潮入河歲水旱不可取坐守苗枯者五七十里
每春夏之交齊民築壩以捍潮時或積雨則中

鄉沉灶產蛙往往竊而啓之至不可復築又為潮所害民甚苦焉宋淳熙中徽國朱文公先生提舉浙東始為閘橋五道蠲道人雜役俾以時啓閉閉則約其板之下量其水之出使不為中鄉害民甚賴焉歷世因之歲積既久金清閘為潮水齧毀不復可啓閉時無賢令長興民復被害仍舊者已數十年矣景泰甲戌前監察御史福建按察司僉事張君彥來知縣事首詢及此即曰農桑學校有司首務置閘以捍潮畜水所以輔乎農也惡可後亦不可擅具以達諸府太守劉公鏞曰此吾志也但董事者未得其人耳令張君能舉之可嘉也乃徵其速成君遂乃旁近得利家委縣丞何海判簿魁輪董修築丞簿咸能以守令勤民之心為心夙夜區畫罔敢忽怠由是民庶匠靡不蘇會從事踰月而告成謂宜立石以紀殊績徵于記焉嗚呼為治貴

乎知要知要則治易如也何世之為治者惟知
崇飾佛老之宮以求福田利益誰復念及是闢
為文公所置一方所仰修復不可後者乎劉公
可謂知要而張侯亦不為負其所托矣予不能
文幸得置石侍先生手澤有榮耀焉惡可以不
文辭耶於是乎書

羅川閘記

王欽

邑治南行不一舍近曰羅川壤地夷曠居民以

耕稼為業然而土性易涸無他陂池渠塘以聚
水每當春夏之交陽色稍亢農輒以旱告雖極
力於小壑間注汲之終莫能濟其地有隱君子
余氏端甫深以為病乃度於心而謀諸鄉人曰
旱潦天時也設為隄防以濟之人力也天時固
不可必而人力寧不可施耶遂不惜重費召匠
氏治木石之材當水之通處築閘一所以畜限
之廣八尺二寸深一丈四尺鋪砌兩岸各遠五

示城後集卷九 十八
十步餘物用俱堅緻牢實由是一鄉之內不勞
餘力而灌溉之功無不備他地雖有凶荒而隱
君之鄉號常稔焉歷時既久閘用崩毀去歲自
春涉夏不雨秋卒無成鄉人思隱君不可復作
嗷嗷然無可控告者而隱君之嗣孫廷美慨然
自許曰此吾先世事也吾可不思所以繼之乎
且是歲雖艱歉君捐已資數十金修復如故閘
有不沾其惠者又築埭以廣之用是遠近見聞

莫不交口稱誦鄉人應宗因氏輩蒙其利請予
文立碑以記之予惟民之所資者食食之所出
者曰而田之所賴者水也水得其理則旱暵可
禦天施可代地力可長故古人有民社之寄者
必以此為先務也昔考亭朱子嘗提刑江淞親
築吾邑之閘十餘所迄今人賴其慶於無窮若
君者不過一布衣之士及能任之於已而樂為
之此非洞見人已一致者能然乎惜其窮而在

下僅足及于一鄉而已俾其有位則施諸政者
宜何如雖然予聞古人禦災捍患而有功德及
民者天往往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子孫感應之
理不誣也今觀君之一舉不獨利於鄉人而且
光于先世利于鄉人者仁也光于先世者孝也
仁孝德之大者也德必食其報而况先世之所
積者遠耶君多丈夫子而次子從明警敏好學
方入為邑庠弟子員異日取科第掇吉紫有可

卜者矣則天之報者寧不在於斯乎是為記

義莊田記

王華甫

古者比閭族黨之長以士大夫為之在漢則亭
長鄉老皆有祿唐初里正取勲官六品以下及
士之白丁而工商不與貴之也唐末里正謂之
賤役賢者能者老者疾者皆不舍而貴者獨舍
於是豪右竄於其間而官又制為之法曰儒科
武勲也一有得之未論他日事業而先以目前

去役為榮役者當日至之時但慄惴懼脫遇警
急即吏枕上肉推先避多糾訟斷斷貴者未必
不坐笑之豈塵念慮哉淳熙嘉定間潮之諸縣
漸衰田結義役而人始有蘇意然而貴者不與
也黃巖洪洋趙氏當滕州使君未第時其都先
有義役事無紀生生耗亡趙氏故有田在役既登
第衆謂必當棄還滕州與其兄處士議不取別
籍而衍之積田貳百畝淳祐九年余在黃巖盡

勸諸村義役其都裏田貳百叁拾畝併委處士
督之居無何增置田百畝通其舊為私三百畝
足充役費而所裏還之役家矣噫世之所謂無
好人者真不即人心之論也夫戶各有役歲月
月均之大小無盈縮焉舊也因其大小而量其
歲月義矣其間有幸有不幸又合小大之力而
彼已一家又義矣貴者既去役役者自義未望
貴者之我義也不義者方覲回舊田義者弗覲

而已誰能勞勤積累使鄉里盡用吾田以為役
而役家之田則散而歸之者哉觀其定盟制規
無甚苛密有古人相與真意處士且捐基剏庄
燕閒庖福盡具不止為金穀司存而四時序拜
鄉飲集焉識見又遠也

朝廷立正長之法專主烟火盜賊不許以歲累
之頑民細戶或無承稅不得已而付里正已非
詔旨比年遭令不肖歲晚錮承符出大檄無權

而白証里正力不能支取之義在明載於籍余
嘗閱群籍必有貴人在其間而後其都不受其
害洪洋其一也然則橫政之不及於其理者畏
也媿耶謂其畏耶士大夫何惜不為鄉之借重
也謂其媿耶則豺狼能使不噬世道大矣趙氏不
可多望得見借重者斯可矣借重者又不可多
見松柏之下草不容植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可
勝嘆耶然洪洋不在天上謂趙氏不可多望者

又不即人心之論也故因其里人之請特為記
之以訊人心之同然者處士名處溫滕州名亥

登方巖記

謝省

成化庚子冬友人陳君儒珎期登方岩于今年
九月吾姪鳴治釋吉之時其月四日己亥予偶
抵閭山明日儒珎來視越宿遂與偕來折簡招
端朝郭先生入會丙午鳴治請先登會總亭丁
未賞菊其家黃秀才葵適至合五人己酉乃

登天小雨忽霽衆奮躑相先及巖巖皆壁立千
仞中一巖去地近可立梯緣青碧而上梯不及
巖之高衆畏縮不敢登予獨褰裳先登坐崖上
衆愕然久之鳴治命斲去土石殺其危得以次
登焉陪而從者賓弟子陳森陳烈孔潤伯孔珮
余弟姝世弼世倫世勉世大鏡彩鄉金興仁興
義興運隸而從者陳尹來興陳毛進壽張轉定
凡三十人周行其上南北徑五里許洞谷透邃

邃穴含訝堆阜起伏陟高降汗澗壑屈折入幽
造遐嘉卉美箭敗藤枯抽觸石之泉懸岩之溜
倚天之柱出雲之岫卒不可窮游目四矚東南
海與天通西北山與天際其常所未見之形倏
然畢出疑其飛舞奔躍而來以相吾游而悉與
心契日既曷掃石分長幼坐酌酒相勞天忽作
陰又小雨若有鬼神異物陰為之忌遂返至所
登俯視壑益危至魄喪服栗目瞑若不能下足

者世倫特甚鄉與仁別從崖罅下未半幾殆得
援者復于梯而下及返度溪而北世大遽道止
宴且暮來宿世倫所未幾端朝汝彛皆別去翌
日予與儒珎鳴治扣端朝過鄭茂寵謁鄱陽應
先生二十日乙酉始分舟而歸後先十有四日
朝夕商古今講理道疊疊不倦間亦和聯屬為
詩以為樂得若干首儒珎曰是遊也不可以不
記予謂登山所以廣其心目開其曾抱而壯其

神觀也此天下之名山君子所必登世固有山
不足名而遇人以名之亦有山故有名而不遇
人以顯之盖有幸不幸存乎其間天下之山高
且秀者非一而獨魯東山之名顯五嶽崇高之
勢非不敵而獨泰山之名尊何也以孔子登之
而見魯與天下之小故耳此二山之幸也若吾
方岩吾台之望也惜其不列于中州未遇孔子
之徒登之其名不顯而尊者久矣噫負天下之
奇勝如是山者何其不幸如此哉吾生長其下
嘗欲一登直以峻絕不易登而又無可與登又
惧不見其見將徒登也今老矣得藉諸君以登
亦可謂不易而徒登矣特未知果有以尊顯是
山而為其幸耶抑未知其終於不幸耶尚質諸
山靈以為何如也

遊石橋記

夏鏃

遊石橋必自國清始由國清憇足佛隴常止宿

焉余願之久矣是日始與潘堯卿王子春同宿
佛隴明日既十數里山水漸益迫感漸益幽佳
結束會聚窮為異觀以日中至寺僧德茂遇灾
後掃燼礫覆草屋八九間客來覓袈裟要客入
坐具茗菓導客去沿澗絕流有屋負岩而出曰
曇花之亭倚檻先得之橫亘兩山平卧飛泉狀
若梁欂既償所願去由亭右下接其端而坐墮
雪之溜驚雷之音水石倏忽耳目不暇其下絕

壑夾以萬木延頸視之窅然深色踐履危峭遂
循偃伏一水自西北岩上飛出適會在此合流
輔勢而來趣下橋腹而滅其間可三四十步止
者泓澄動者峻激分布石面有所未浹則皆滑
淨可坐卧余就而樂之既樂而去復攀亭右
投橋下循線路披木葉逶迤既徹仰視石梁已
在半天其下懸流數百尺貯以石潭深處黝黑出
其盈流兩山間未究其極始入磳轉幽寂廩神

赤城後集卷九 二十六
震魄不暇為狀徐窺梁下見之縹緲疏明呀豁
滂泝傾崖歎壑驚珠駭玉追霏杳蕩與遊者接
潤淒眉滄目疑有而無宜其久而不欲去也明
日將行復往觀既下而上噫可謂雄瓌絕特不
常設者矣余始疑其不為之於中州大國而於此
若有以列而箴之使人不得見焉而以慕造物
者之設是亦詭矣然又惜其名天下更古今而
實不傳於外是吾儕邦人之責也於是始為辭
以遺聞而未見者

赤城後集卷之九終

赤城後集卷之十

赤城後集卷之十

徐中行傳

宋史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為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

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
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洒
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
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
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
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竄逐善類且盡中行
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岩會親友畫燬
其所為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
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
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
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
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州
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及至居喪毀甚既免喪不
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
中興歌誦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

足為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岩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也其學以誠敬為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

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饑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哀為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游徜徉幾月歸感微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遂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

日升苦學有守於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龍圖閣直學士吳公神道碑 朱熹

淳熙十年夏六月日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
臨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四百戶致仕吳公薨
于台仙居縣湖山私第之正寢訃聞天子閔焉
詔有司以光祿大夫告其第如故事冬十月癸
酉嗣子津等葬公石井中與之原既畢事將考
令式勒文螭首題誦功德傳之無窮乃相與謀

使仲子洪以公門生臨川太守陳侯庸之狀來
即建安山中請其文於熹熹竊聞之當紹興之
季年天子憤戎虜之憑陵痛神人之羞辱慨然
有意收用耆俊以遂中興之烈其所引拔以為
諫諍論議之官者多得直諒敢言之士而吳公
者又其偉然有聞於時者也迨其晚歲竟以剛
鯁不得盡行其志退而老於湖山之下極登臨
游泛之樂者十餘年天下莫不高之而其所立

之詳世猶有未悉聞者幸今有碑以詔後世是
筆所屬可悲其人欲謝不能則又顧念往以使
事造公里門公聞其來野服以便與出見邀於
湖上延坐與飲論說平生俯仰感慨遂以身後
之傳為托於時謂公特戲語耳不敢承亦不敢
辭今雖極自知其不稱然昔既不及辭於公今
又安得辭於公之子耶乃考臨川之狀以次其
事如左公諱芾字明可世為仙居人世隱德不

仕至公大父贈武畧郎諱允昭始教子孫為學
而公與從兄詠謙遂連取科第及公至大官而
贈其父諱師錫至光祿大夫母鄭氏臨海郡夫
人公幼莊重嶷然如成人讀書刻苦至忘寢食
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始為温州樂清尉瀕海細
民以負販魚鹽為生業屬更定法有以私鹽越
竟者尉皆劾免旁縣跡捕紛然公獨若不聞曰
貧民之失業者吾其忍以一身之病而愈蹙

之耶大治學宮聚其秀民子弟教之其後人材輩出有以直言冠多士為名臣者更調平江府錄事參軍除詳定司敕令所刪定官遷秘書省正字始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是秦已顯政事士夫趨附者眾公處其間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公坐旅進寒温而已秦固已疑之會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薦公自代其狀謂公雖適效一官而高遠之度常若超邁秦見之愈不樂一日

語公曰高自標置是豈長者之為乎風言者論罷之差通判處州事歷佐婺州紹興府檜死乃得知處州未行丁外艱服除知常州又改處州始至諸邑以例獻錢實公希公曰縣經賦猶不足而欲以此自媚得無益乎言民乎盡斥還之民舊苦丁綰重公命損之而以新丁補其額人為便踰歲以夏云未幾會而諫官何溥薦公材中御史考有召命先入對即除監察御史時

金亮將渝盟公勸上專務修德以服之彼以其
力我以吾德則雖疆弱之勢不侔而勝負之形
已見顧今誠能毋以敵之進退為憂喜毋以事
之緩急為作輟每下詔令必務痛自悔咎延見
群臣必使力陳闕失隱之心而悉有合於天地
發之政而盡無愧於祖宗則人心悅服天亦助
順矣上躡其言顧而歎曰何溥知人哉未幾除
殿中侍御史會兩淮戰不利人情惴恐廷臣

陳退避之計公獨奮然請對曰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進為上策退為無策若誤聽此屬之言臣
恐士氣衰竭人心沮喪大事去矣有如六飛未
遽行且以建王為元帥先往撫師其亦可也上
然之未及發而亮已被屠中原遺民日望王師
之至公數奏請乘此機會決策親征速圖進取
既上至建康公又言金陵自古英雄以為帝王
之宅矧今北土之人謳吟未改既聞大駕臨江

北必延頸舉踵以望振拔宜遂駐蹕以繫其心上已開納會有密啓東還者事下侍從臺諫集議以聞公曰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之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之近議者徒以一時扈從之人內顧思歸故為是說以悅其意豈為國計者哉過聽其言臣恐回鑿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非細事也然時上下欲歸者衆公言雖

苦竟不能奪天下至今惜之高麗船主詣明州自言其國願得遣使入賀詔將許之公言高麗與金人接壤為之役屬無故有此安知其不為間乃詔卻之是時天子臨御既久專以文德厚下故其末流下吏奉承不無因循之弊公於是抗疏力陳更化之說欲以救時病彊國勢又言欲求死節之士於倉卒之時不若進剛直之士於閒暇之日去歲兩淮望風奔潰曾無一城能

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摧折士氣之餘毒也
能反其道則士氣日進而見危致命者將有人
矣至於廟堂不守詔條以啓僥倖扈從官吏無
功受賞大將失軍長吏失守未正典刑戍役方
還復行揀黜以動衆心凡事有不合於理不便
於時者無不悉意盡言補助為多薦周慄陳良
翰陳良祐為御史後皆以諫諍顯在職才半歲
用事者惡之以公有會計名亟白使權戶部侍

郎實以解其言職會有詔問足食足兵之策公
言今大農歲入視景德盛時什加其四而內歲
激賞不與焉則賦不可以有加中外兵籍畧比
太宗定天下時而糧賜什九於他費則兵不可
以更募獨有節浮侈精簡閱使官不蠹財而人
皆可用則庶乎其可耳俄以集英殿修撰知婺
州時今上初即位陞辭首陳裴均對唐憲宗為
治先正其心之說以為臨御之初出治大原無

越於此上嘉納焉未入境先詢邑宰能否去其
尤罷懦不任職者人問其故公曰令於民最親
苟非其人太守雖有愛民之心亦何自而達乎
郡帑空乏軍餉不時負上供課亦以萬計公曰
是所謂無政事者也即禁掊克減征賦窒滲漏
官吏之侵漁假貸者寘之法不一兩月而公私
已告足矣常患差役不均多致爭訟欲勸民為
義役有言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

第其產以次就役者幾二十年矣公聞之喜帥
郡佐及縣長吏輿致所謂十一人者與合宴于
平政堂而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
又以鄉之前輩梅公執禮宗公澤潘公良貴鄭
公剛中皆以名節才行聞當世乃自為文以醉
其墓居無何詔以公治郡有異等之效改知紹
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始至宗室子有橫於
市者公致之獄宗正司遣吏索之相持訟訟公

即自劾以聞詔公無罪而以宗室子屬宗正司
施教刑焉一郡竦服會稽民貧賦重而折色為
尤甚公以永祐菽宮在焉為奏得視永安縣故
事免支移折變邑人便之高麗遣使來公聞其
至明州亟草奏申前議得卒謝遣城南鑑湖自
東漢時渚以溉田為利甚廣中廢不治南豐曹
舍人佐郡時嘗為之圖而序之論其利病甚悉
公前嗣其官讀其文而有志焉及來鎮守逢歲

大饑上親扎命公賑拯乃得奏請發常平米募
饑民以就其役既取凡奏請施行之語刻石湖
上所以禁防者無不備然公去不一年守臣不
能安集流徙反歸咎復湖姦民大姓利為田亦
結權貴騰謗議而湖復廢矣論者惜之前虜騎
度浙江郡守以城降而衛士唐抱石狙擊其酋
帥不中死罵不絕口越人祠之歲久廢壞公為
改築宮而記其實以勸忠義除權刑部侍郎召

對言臣自越來竊感勾踐坐薪嘗膽之意願陛下毋恃虜之必和而益求所以自治如勾踐之為者以俟時至而後圖之蔑不濟矣又言江浙大水乃陽不勝陰之咎因舉康澄六事為獻遷給事中謝日面賜金帶象簡宗室居廣祈恩過制公引前詔卻之不踰月改吏部侍郎會臨安守坐不能詰盜免詔以公為敷文閣直學士知府事充兩浙西路安撫使命下之日都人相賀

而吏屬屏氣入謝廷中內侍省為人求薦及以他鄙事為屬者公曰吾薦章不可以求而得若某事則詣府自言吾得以法決之耳自是人莫敢干以私大闢高思聰家僮毆傷酒保公命捕論如法以徇于市宗戚貴人私營佛屋錯雜民廛藏匿姦盜吏不敢捕公奏請盡撤之由是權豪及目而執政亦不悅託以使虜復除吏部侍郎且議以龍大淵為副公曰是可與言行事者

耶語聞得罷不行而下遷禮部侍郎公力求去
乃以舊職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公始與今退
傳陳福公俱以剛直見忌於時宰至是陳公以
書賀公有鴻鵠高翔之語未幾亦引去而中書
舍人閻安中乘間為上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
云居再歲起知太平州當塗民淳事簡舊為樂
土而連年調發凋瘵特甚公一意拊摩常賦外
一毫不以取民城樓圯壞歲調諸縣葺之民病

無窮而形制衰削公命撤而新之又維舟以梁
姑溪令可度朝命賦斂諸郡以城兩淮公以羨
財募陶旄又先事以集而民皆莫知之也歷陽
築者久役潰歸声言欲趨郡境吏民振恐公呼
至城下厚犒遺之而密捕倡亂者繫獄以聞有
詔褒諭二年進徽猷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克江
南西路安撫使江西地廣多盜而大姓武斷鄉
曲為良民害公繩以法不少貸曰糧莠去然後

嘉穀蕃吾非得已也會歲大札巫覡乘間惑人
禁斷醫藥天橫者衆公命縣榜禁絕集群醫分
井治療貧者食之全活不可計城舊有豫章溝
久已湮塞民病塗潦公曰溝洫不通氣鬱不泄
疫厲所由生也亟命疏濬民得爽塏以居公凡
六為郡政各因其俗為寬猛實惠之可以及人
者為多事有關於教化者未嘗不以為先嘗言
為邦之惠欲其有以徧於里閭唯受兩稅之輸

為不可以不謹故所至必擇廉吏以司之省其
沿納諸費而揭其所不可已者於場門輸粟者
使得自槩量吏無所容其巧人甚便之自當塗
及是凡六上章丐閑不允三和陶公歸來之章
以見意至是遂以納祿為請乃復得太平祠官
以歸實乾道之六年也公自少即以氣節自負
為人夷曠無城府早歲游太學人已目為豪吳
矣建炎初宗澤留守東都天下倚以為重一日

士女傾都南下皆行哭失聲言宗公死矣公時未仕客臨安聞之嗚咽流涕終夕不寐為詩哭之語甚悲壯即日傳播郵亭傳舍處處題寫讀者至為感泣識者因是益以竒之自為小官一時卿相名人見者無不推重歸自冊府徊翔十有八年僚友有先進用居廟堂者公未嘗以一言求薦引居常慷慨謂直道可必行而勲業可立就中間立朝多骯髒不偶又不肯少貶以求

合始浩然有歸志矣故嘗卜居其鄉石井之西負山臨湖蒔花竹築亭館其間延衰數里榜曰湖山清曠窈窕甲於東南至是來歸遂決終焉之計乃作休休之堂而賦詩為自謂有七宜休者連上章告老不得謝及年七十有一請愈力乃得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於是又作景疏希白之堂而自號曰湖山居士日與賓客浮舟倚杖徜徉其間酌酒賦詩竟日夕不倦如是者十

有四年蓋已脩然若無意於世者而獨其愛君
憂國之心未嘗一日忘也中以太上皇帝慶壽
推恩故侍臣加以耄老自中大夫特遷通奉大
夫薨時年適八十矣娶縉雲郭氏贛州興國縣
丞澠之女累封碩人孝謹和壹治家有法度先
公兩月卒子男五人津承議郎通判紹興府事
洪宣教郎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沃承事
郎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洎承奉郎永

康縣丞深將仕郎女三人嫁承議郎王鏞將作
監主簿陳揚善者皆先卒幼未行也孫男女二
十人機從事郎樸承務郎餘皆幼曾孫男一人
始公葬先大夫於石井而度其旁百許步預為
壽歲至是津等奉公以窆而碩人附焉公性至
孝遭喪必廬墓側終制不交人事無墨衰經先
人貨產悉推與二兄育其孤女厚資以遣之官
其兄弟之子孫二人方為義莊義學義冢以俟

宗族之貧者而未克就尤拳拳於鄉邑遇歉歲
損已資合公私之力以賑之無所愛好善如已
出嫉惡如私仇延接後進多所成就平居嚴毅
若不可犯然謙虛好問而樂聞其過不問微賤
教子弟尤力嘗語之曰若等從宦視官物當如
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必不得已與其得罪於
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吾平生無他長惟不敢以
一毫自欺耳蓋其大節之見於朝廷達於四方

者已卓然不可掩而其私行纖悉又如此自少
至老手未嘗釋卷屬文不事彫刻而雄健峻整
指意明白為詩平淡慕樂天而渾厚莊栗又自
類其為人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和陶詩三
卷當塗小集湖山遺老傳一卷藏於家嗚呼是
可銘已銘曰士孰不材病氣與節方春爭華未
凍先折有偉豪吳一世之傑睨彼權相弗媚而
謁始雖偃蹇竟偶明哲彼譏我仁大論橫發乃

八亦城後集卷之十一
贊征謀乃軼還轍言雖弗用時仰壯烈中去朝
行偃息名都賦平役義惠達信孚越城之南日
活萬夫思樂鏡水有龜有魚天邑巖巖貴疆屏
氣張旌以行孰俾吾貳公顧曰嘻是足與治于
廟于藩姑適吾意姑溪油油惠澤春流鍾陵有
莠則廩其秋我湖空明我竹脩脩我倦而歸其
樂休休大耋之年從容委蛺循始訖終俯仰奚
愧中興之原有窅其隧我銘不刊以篤來裔

遺後庵記

夏鍬

太平之隸土曰木杓與鄭氏之塋在焉累三世
不更卜至四世號融軒處士始為屋與傍以奉
墓祭噫是足以遺後矣既以名庵復使其孫燿
來請記於鍬鍬雅倦於為文必也辭而去之又
不欲為直免則曰父祖者子孫之所不能忘也
懼其遠而後之人之忘之也而豫為之慮此庵
之所由作也庶其無忘乎噫其可已乎燿避席

而起曰未也陶土斲木可恃以久乎可恃以久
不在夫文乎蓋夫文者其用實其體虛託於金
石竹木以行於世而金石竹木不能以其壞銷
毀金石缺爛竹木而文固自若也故凡物之可
恃以久者莫過於文此吾祖之志也願先生幸
卒教之曰有是哉遂以反於處士而用之處士
所居地號新建里錐往過方石先生望處士之
門常以不獲登處士之堂竊自闕焉計自今復

往過方石先生必須止僕夫入拜處士於融軒
倘得至所謂木杓嶼者而覽觀焉退而狀馮江
山墟隴形勝一樹一石以附茲文之末顧百世
之後系緒寥曠搖落轉徙之餘幸而陵谷未至
於易位或者尚猶可使徵吾文而得之去之愈
遠而無忘也處士名悌字存高曾祖仁光元處
州路治中祖世竚考文鑑俱不仕

春需菴記

李東陽

知衡州府徐君定之既謝事居黃岳始修墓事
墓在縣西南三童鄉凉棚山西原衡州之曾祖
考淑四提舉諱谷存祖考諱子成考贈蒲州知
州諱德維各以世塋而其凡湍之順之靖之皆
祔焉衡州結庵為三楹去墓南數十步歲春秋
率子姓合祭其中名之曰春需庵庵成以書附
吾同官謝君鳴治屬予記其畧曰吾之為茲庵
者凡以吾祖考也登茲庵而不可得觀春雨之

霈秋霜之降怵惕悽愴其能已乎中邪然秋陰
之歛而歸者其鬼不可求春陽之發而伸者其
神或可得而接吾之心有感焉此庵之所以名
也予聞鬼神之理塞乎天地而祖考之氣通乎
吾身陰而歛陽而伸者浩乎其無間也然必有
所自而感亦必有所在而應故君子七日戒三
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祭之道也人之終體
冕降而魂氣升所謂發陽昭明焄蒿悽愴者神

而已故陰徵而陽著即其著而求之蓋庶乎感之之易也若以神為陽陽專在春也而之可乎哉且人子之於親也終身而慕顧其感也有時其祭也有節亦豈特秋霜春雨之間哉祭義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次能養死之祭生之養也是人子之報其親者又豈特羶薌俎簋之間而止哉衡州舉賢科牧大郡有政事才中書其錫命封秩延于先世不辱其親矣又能敦典盡

物慎名與義其亦不悖乎禮矣後之登茲庵而祭者非其子孫邪使其徇名而忘義已愧於茲庵而况辱乎其親者邪衡州於墓次預營一窀穸為歸全計蓋亦孝之事也子孫之所當知也故并記之以告其後云

松桂軒記

陳鏗翁

天台鴈蕩之交有谷曰洞黃洞言谷黃言姓也谷之中峯嶽岑碣礧左右並馳而南出若運肘

然溪流盤束兩山間路則自谷之口溯溪而入
土田腴而隣居少黃氏自五代時卜築於是今
十三世矣環其居山崖間皆松也屋之前有大
桂偃蹇輪囷當自其始祖時植之桂上岐為二
幹連蜷而蒼蔚旁挾烟霞下覆室廬勢有以抗
群松而與之爭秀黃氏谷春開軒朝夕盤桓其
中延師取友論文賦詩或撫孤松而嘯或倚丹
桂而吟因扁曰松桂軒來者浹旬朔而忘去各

賦韻語以道其勝囑余叙其端余曰薰之松松
而不桂詵之桂桂而不松今一開軒而二美具
春林膩粉秋花屑金夏簟生寒冬牕含翠笙簧
奏而天香飄可謂得讀書松桂軒之趣矣雖然
何楷讀書而何山以名李白讀書而匡廬以顯
山谷之秀正將因人發之子其因名責實勉之
不已傾贏金而旨禮義使後人謂是洞以為黃
公讀書之洞無林慚澗愧之譏則在子而矣

不曰則金而...
 山谷又表玉...
 赤城後集卷之十終
 余...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